河南府志

ル 5
1546
15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一

邦國掌故徵於文獻而老成易謝不有簡冊何以昭往蹟示將來乎古稱文章爲不朽盛事有以哉河南處天下之中萃精淑之氣圖書旣出文運日新漢魏揚其波唐宋振其響唐哉皇哉美不勝收矣然歐陽公云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則詩書俱在因以論世而尚友其人所謂不朽之三必其與道德相表裏者也是志所登皆有關郡邑之山川風化者其餘藻繪雖多槩爲割愛先詔誥而後章奏從李濂通志尊上之意也至我

1546
15

朝

列聖典謨冠冕全集統載卷首茲不致濫入云志藝文

詔誥

漢

文帝封姬嘉為周子南君詔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廼得孽子嘉其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漢書

武帝加增太室祠詔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漢書

光武帝作壽陵詔 詳古蹟陵墓

明帝祀明堂登靈臺詔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

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孕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漢書

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 [illegible]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有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以上漢書

殤帝録洛陽令王渙後詔

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illegible]才難不其然乎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勤

安帝賜河南尹豹等詔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闕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失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之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後漢書

章帝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同上

三國魏

文帝改雒爲洛詔

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魏志

北魏

世祖都洛陽立太學詔

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博文教以懷遠人崇禮學以旌俊逸徙縣中區光宅天下總霜露之所均一吉卜於洛涘戎繕兼興未遑儒教朕纂承鴻緒君臨寶歷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大地清寧方隅無事可勅有司准訪前式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西門魏書

孝文帝祭嵩高山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於嵩高中嶽之靈太極分渾兩儀是生辰作乾實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中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遞成萬象含和兆類孳盈爰自化闡俶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形逮於有周實光洛徵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憑徵七曜依明人倫傾首百神崇誠造厥區夏歷茲三正應符代績孰不斯營洎乎皇魏飛虬亢并螭騰穹象用九黔羸新邦興鼎丕猷罔清佗璦指陰淹翠濕亭河

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鑠成齡
遷宇柳方闉纏壥城則亘之與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
馨鏘旋紫宿景曜黃衢鸞聲嘒嘒鶯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輣
若霆惟嵩崑崙峻極昊靑惟邑翼翼長啟魏京薦玉告虔用
昭永貞納茲多福萬國以寧類函

隋

煬帝建都洛陽詔

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
徙成湯后之業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
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
天下多矣唯見洛陽自古帝王何嘗不留意于所都但成周
墟塉弗堪葺宇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唐

太宗告栢谷塢少林寺上座書

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
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栢谷塢少林寺上座
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下喪亂萬方乏
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戎馬載馳神州糜沸
羣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籙護持正諦馭鳳飛輪光臨大寶
故能德通黎首化闡祇林既沐來蘇之恩俱承彼岸之惠王

世克叨竊非據敢逆天常窺覦法境肆行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之途復九寓之跡法師等并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兇孽廓茲淨土奉順輸忠之効方著闕庭證果循眞之道更宏像觀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供養優賞理殊恒數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幷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保休祐故遣上柱國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往彼指宣所懷可令一二首領立功者來此相見不復多悉 石刻

高宗改洛陽東都詔

朕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瓴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搖膏腴於天府啟黃圖於渭濱襟沃壤於王城搆絲宇於河渚市朝之城麗皇州之九緯丹紫之原邈神皋之千里二京之盛其來自昔心茲宇宙通賦貢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載革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王里之邑匪建國於三川宜改洛陽爲東都 唐書

元宗賜隱士盧鴻乙還山制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乙抗跡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

 詔許

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宏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
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
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
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
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唐書

元宗授崔隱甫河南尹制

三川作都四方取則任能而理求舊爲先銀青光祿大夫太
子賓客上柱國崔隱甫冠冕碩人朝廷偉量士林之秀公望
攸歸直而能溫寬以濟猛累踐臺閣備彰德器聲轂之務風
化所急鎮茲雅俗僉彼正人宜受任於兼官俾重臨於故府

肅宗授李勉河南尹制

四方取則千里分圻實惟卜洛之都咨爾尹京之任御史中
丞東都畿內觀察使李勉才茂宗枝名惟公器風標自肅操
履愈高智畧可仗於安危忠貞克同於休戚親賢是賴中外
必閒屬肆覲觀風三川展義來蘇望切處劇才難實資模楷
之良共緝保釐之政 文苑英華

憲宗答杜兼謝授河南尹璽書

卿文通吏道學達政源凡歷官常輒聞績効觀能以授俾亟
理於三川試可而遷宜專臨其一府盡委封畿之政仍兼運
漕之權歲時之間佇有勞効勉共爾職重副予懷 同上

宋

太祖幸西京詔

建開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況削平江表底定南方推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內懷京德感是洪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睠維京而西顧兆陽位於南郊籩豆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有事於圜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祗事蕆成無或煩擾諸道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有率斂凡在中外當體予懷

太宗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厥致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不平之景運追三五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覩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躡軒觀敏贍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略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茲大體久鬱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秉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勳籍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

書顧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啟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朕躬綏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於道豈不美歟省志

仁宗除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制

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富弼復貫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于百辟鄉召從於列屏俾進翊於冢司爲日尚新何遽靡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御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閔勞於政幾其憊遂於私佚建彼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乃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專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羲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而福

神宗封富弼爲鄭國公制

來纘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羣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丕昭寵數之殊孚告治朝之聽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富弼智資大雅德懋碩膚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繇賢科之得雋攄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九德之美在英考世

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謀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以爲藩愷悌所宜神明自復方王家之不造固賢者之有爲昔居畎畝而志猶在於愛君今處朝廷而義豈忘於憂國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元台仍左揆之舊班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盟府易勲玆實異恩庸昭注意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徼傾風以待命凡予欲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李通志

元

世祖追封程顥豫國公詔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顔氏聡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絶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醇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章益綿道脉 省志

世祖追封程頤洛國公詔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朕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山龍黼黻

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公王者施行省志

明

太祖改正嶽鎮海瀆城隍神號詔

朕惟爲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府州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時一方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李通志

太祖勞河南府守戍陸齡勅

西崤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險固其守疆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爲必然晝當勤率軍於屯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而無患可爲全人矣勅

至嚴號令遠小人親君子勿蔽下人功李通志

太祖遣官賑濟河南饑民諭

河南諸府州縣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頻年不休地畝徵輸重於他處自今河南民戸止納原額稅糧其荒閑田地聽其開墾自種有司不得復加科擾違命者罷其職同上

太祖諭尚書開濟父

開濟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出士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忠必若是欣哉欣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攜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稷故茲勑諭同上

成祖免河南等處租糧雜稅詔

朕祗承天命統御萬方永惟致治之機尤重安民之道悉心康濟夙夜不忘比者營建北京宮殿需材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軍民趨事赴工盡力不懈眷其勞苦朕甚愍然所司不體朕心之艱難一毫不以上聞督責逋負鞭箠逼迫又甚困乏甚失撫綏之意其河南山東山西軍民衙門自永樂五年以前遞年拖欠并追賠未完夏稅秋糧鹽糧馬草諸色課程贓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詔書到日咸與蠲免於戲

施政以撫字爲先養民以寛恤爲本達敷恩惠用慰勤勞故
茲詔諭咸使聞知舊府志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二

疏

陳政事疏　漢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
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
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
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
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
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

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
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
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
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
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

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盛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

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
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旣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
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
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
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
戸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
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
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
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
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
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

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

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
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
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
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
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
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
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
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
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
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
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
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
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

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
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
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
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
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詐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
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
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
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
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
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
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
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
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
衆庶之所嘗寵死則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
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

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徙都成周疏　　漢　翼奉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人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

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前漢書

爲祭遵請謚疏　　漢　范升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
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
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
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
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亭輔佐封
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
為之感傷遠近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
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
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
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

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
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
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
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
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
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
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
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
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敘眾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

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後漢書

薦龎參疏　漢　樊　準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龎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後漢書

諫移都洛陽疏時大司馬桓溫以河南粗平將徙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但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爲不可莫敢先諫綽上言云　晉　孫　綽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繇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

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
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
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
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
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
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
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
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
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
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
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
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
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
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
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
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
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
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國欲一宇宙無乃頓
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
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淸一河南運

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從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逃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迹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安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哉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志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晉書本傳

諫移都洛陽奏疏

代宗時郭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回附章論奏

唐　郭子儀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淸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

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倡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陜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徑于相土人煙斷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

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逭鰥寡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永永無極矣願時薦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眞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　唐書

二程夫子從祀疏　宋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繇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

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庢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

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嘉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奸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較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洛陽志

請免河南糧疏

明　呂維祺

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疴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採菜根木葉充

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刼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歲即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鹵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爲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而姦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以氷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矣傷哉民也詎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聳監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淩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淩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

之崗寨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則藩籬撤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人有肩背肢體病而腹心不病者耶或病而猶能滋榮衛以載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維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於黃河氷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巢者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處皆逼處震鄰之地尤宜禦防奔突以圖徙薪徹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實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脉於不拔者其預圖之矣省志

敬陳表章疏

明　呂維祺

奏聞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責效事首在皇上躬行大孝故其一要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蓋天子之孝與臣下異而皇上之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臣下以一身一家爲孝皇上以興起天下之孝爲孝也三代而下以試士爲表章皇上大孝以樹模範奏孝治爲表章也先臣邱濬有言人君肇修人紀愛敬既立則家國天下無不感化我皇上

嘗諭臣下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也充
此心以敬天仁民錫類不匱當深居燕閒時披閱孝經詳玩
意義仍命儒臣進講而奏孝治之化道其遠乎哉太祖高皇
帝由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萬世成祖文皇帝
曰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此誠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
言曰今天下貪欺成習兵食告匱賊寇交訌何汲汲於此臣
以爲凡此者正由教化之未明人心之未正反經之未實故也
翊一代之人心風俗聲教德化皆係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
上之精神天下之所繩從而瞻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詩
賦宋之理學風教所樹人心景從況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
經立之綱鵠而天下有不翕然丕變者臣不敢信也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誠行孝經於今日之天下使天下之
服習者皆願爲忠臣孝子皆欲實爲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欺
變兵食憂賊寇何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者其道皆可該也其以之教儲睦族皆孝治之最
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要曰
頒諭宗戚以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臣聞太子之本儲敦致
治之原我皇上加意豫教命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軌樹範
養正作聖無不肫摯臣以爲尤必先教以孝蓋孝德之本教
所由生使太子當蒙養時即知問安視膳溫凊定省而豫啓

廸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如孝經一書更當朝
夕温習諭令儒臣開導講解以爲異日孝治天下之本昔我
太祖高皇帝曰爲太子者當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我成
祖文皇帝曰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知要庶幾將來太平
之望我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當以大經
大法進說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孝之先篤親也
昔我太祖高皇帝諭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
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陳忠孝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
我成祖文皇帝賜蜀王書曰敦孝循理好學不倦勉自愛重
用副所懷又曰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其保富貴全
閭長世此又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我皇上篤念宗親備極
優渥而頃又允閣臣楊嗣昌之奏申諭諄切加以敕獎誡諭
再謂仁之至義之盡臣以爲當頒孝經於各王府宗親俾各
服習體認以成皇上親睦之仁至於戚臣一體頒諭宗學一
天下試題仍乞諭令選舉教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爲本庶孝
睦學敦本支義共固於維城矣又其次則捄文奮武宜宏薪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菁莪之化也故四[illegible]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臣
謂孝爲百行之原孝經通六經之會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
讀試題矣然該部原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間出論題耳合無

責令兩雍直省師儒學官凡遇舉貢生儒考試照經書出題作制義如解卷無孝經制義以不職論昔太祖高皇帝謂教化之道學校爲本宜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成祖文皇帝謂學校風化所係在上人作興之耳則皇上仰法二祖教化天下以孝作忠者道必本乎此也五要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用孝經取士如漢置孝經博士唐以論語孝經孟子爲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則以四書三篇經四篇合無勑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令出孝經題一道列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卽自十三年爲始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朕之心亦如此則皇上頒行孝經承成祖宣宗之言此正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臣聞宋儒程顥著訓武學欲添習孝經曰欲令武勇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命虎賁士習孝經者有命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者而我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爲文具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命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乞皇上諭頒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間出孝經題目其武場鄉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等官子孫承襲必問抽孝

經一二段命背誦解講通者方許承襲庶干城腹心之士猶有敦詩書說禮樂之風然辟舉不真風俗不醇雖欲復古孝治猶未也故七也要曰辟舉真孝以勵士俗臣聞漢辟舉孝廉猶為近古我祖宗朝尤加意行之太祖高皇帝曰為國得寶不如得賢又曰但嚴舉錯之法則冐濫自革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之首重乎孝使天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挽澆俗而於變耳合無勑命撫按遵奉新頒聖諭每年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廉讓者無論紳衿隱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管濫舉者連坐其人提學考較巡按出巡聽酌舉真孝經自奬勸優賞如黃香扇枕溫席而舉授榮親王元規著孝經義而詔舉高第皆其遺事也終人要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臣聞化民成俗以孝為先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成祖文皇帝曰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無敕令天下府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聖祖六諭間亦講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塾師教習處皆須孝經一部命誦習講解其士民材智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亦准寬宥如司馬光講庶人章以誨父老真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漸誦孝經義而鄉里慚謝韋景駿以孝經化貴鄉而母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

八要以朝廷為萬國之倡俾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而期月之間紀綱粗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風俗弭兵革再久之而有不復祖宗淳熙之化舞干兩階幾致刑措眞才輩出輔德翼治者乎帝德巍煥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偏無黨而式度斯文未喪至孝通神唯在我皇上獨斷而實行之焉省志

請禁河南加派疏　國朝　郭一鶚

題為禁加派以蘇民困事屢奉
明旨各省錢糧照萬歷年則例起徵且經戶部題覆凡額徵之外再有起徵即係私派許百姓告訐今奉行已久加派如故未見一人訐告葢緣百姓愚懦必不敢與縣官為難此其寧含忍而不敢言雖有易知由單唯正項方入單內至一切雜項數倍正項皆隨時加派官吏里書通同私徵不入易知單內是百姓已受加派之害而有司仍不居加派之名將
皇上輕賦之德不能下究而百姓追呼之苦無由
上聞卽以臣聞最確者言之如懷慶府鼓鑄爐座原有鑄本今則盡派里甲出銅使民不勝賠累之苦如新安縣河夫自有正額今則每石糧派銀二十四兩如溫縣雜差每年一甲費銀六七百兩至于各州縣派草豆派買馬派公費派漕米潤布幇貼派河夫柳梢麻木種種害民到處皆然伏乞

勅下各督撫嚴飭所屬力行禁約時加訪查凡有額外私自加派卽行題叅治以重罪如有徇私庇護不行揭叅或經百姓告發或經科道據實糾叅卽一體治罪庶加派少而民可稍休矣舊志

請行實政疏　　國朝　郭一鶚

題爲圖治貴務實政敬陳愚見仰祈
睿鑒事臣惟天下治亂之機關于政事之得失苟能知政事得失之故而預爲之圖則天下可常治而不亂
皇上親政以來敬
天勤民賞善罰惡且行政用人悉斷
宸衷又屢責羣臣洗心滌慮各盡職業仰見我
皇上勵精求治之心宵旰不遑然海內似乂安矣而各處之災異未消
朝廷若振勵矣而人心之積習如故臣職司言責憂懼實深謹列數事爲我
皇上陳之勤于講學行政之大本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好學爲事卽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
皇上去年選翰林爲講官日侍左右好學之德聞于天下矣然迄今一載未見舉行則日講之官始爲虛設書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勢必然也
伏願
皇上每日政事之暇進內院諸臣並日講官將古今天下治
亂之由生民利害之大君子小人之辨賞事得失之故一一
講明工夫勿閒再觀歷代賢聖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
事則而效之如此日新月盛則聰明愈開智慮愈高凡百好
尚皆不能奪之矣至開源節流生財之大道也然開之節之
不過生衆爲疾食寡用舒而已今也兵火之後百姓十存一
二生之尚未衆也差役煩重民以開地爲畏途爲之尚未疾
也官多冗員糜費浩繁食之未必寡也數年以來大工屢興
用之未必舒也目今見供四百四十餘萬兵餉諸臣數次會
議未見畫一長策司
國計者于生財之道全然不講更不知量入爲出徒切仰屋
之嘆則何益矣祈
皇上勅下戶部並各衙門凡有錢糧者徹底淸查每年常入
者若干數每年常出者若干數除一歲之用或有餘若干數
或不足若干數各色欵項纂輯成書令滿漢諸臣共輸共曉
毋使朦混侵肥又如江西撫臣所參官役互相侵吞約有數
十餘萬皆八九十年以前事也此後豈無再有侵吞者乎伏
祈

天語嚴責各督撫按槩行清查如有從前侵吞前獘卽行題
叅散于狥私庇護事發一體治罪庶錢糧實歸公帑不俟他
求而財用自足矣崇尚節儉帝王之美德也天地生財只有
此數不在國則在民今當上下匱乏之際惟有斟酌損益之
法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各處織造非係緊急
者停之可也其他可緩之興作齋醮之供費槩爲暫止或有
營繕之萬不可已者先令滿漢官公同估計毋使冒破定以
工程毋使虛濫事竣之後再稽其實于開支毋使侵耗撙節
有餘以助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
今日經國之要著者安撫流移目前之急務也近見河南巡

按題報臨漳等處忽有烈風嚴霜麥苗菜根盡皆枯乾此眞
從來未聞之奇災蒙
皇上軫恤民隱令該督撫按率屬修省共圖消弭其被災分
數仍察明速奏誠
皇上愛民如子不待呼號而誠求之心詳且至矣臣愚謂往
返查報必稽時日恐百姓爲目前之催徵四驚逃散伏祈
勑下該督撫按凡各處申報荒災文到之日卽行各州縣官
設法安撫一面題報一面速查被災輕重另疏具奏再大張
告示使百姓預知
皇上有獨恤之恩或可稍延殘喘者必不肯輕離故土而別

走危途矣是又固本寧邦之一道也舊志

請行由單疏

國朝　董篤行

題爲須定畫一之制永爲萬世遵守事臣思國所重唯民民所仰唯食賦稅酌其中正又食之所從足也富國强兵全在于此今欲永垂利賴令朝野兩便莫要于使上下不相蒙蔽相蒙之弊而易知由單其最善者古昔則壤定賦錯三等倣其制而斟酌行之上地若干中下地若干正項若干雜項若干條悉縷分末總編爲細徵使條悉未明則恐有囬增之數細征不立則易生混派之端民生其日蹙矣若經制講闢然後

勅下戶部

欽定易知細征由單頒行各省布政司布政照依

欽頒另刊一板行之府州縣有司散之各編戶又令巡方者

觀風所至執途人而問之曰爾農人各有由單否照由單輸徵否假令爲農人而無由單及有由單而非照

欽定則式或有由單而分外需索加增者是官吏之弊宜按律治罪此法行而貪官無所肆其搜括之巧術奸吏不得行其舞文之故智剜肉醫治之害削而餘三餘九之風饒萬姓樂業天下太平端在此矣上同

請廣鹽務疏

國朝　董篤行

題爲敬陳一得以佐
國儲事竊惟官山府海王政之鴻圖窮變通久經濟之遠猷
臣思鹽務所關係軍
國之大誠至重也近日三晉風鶴產鹽之區爲小醜盤據而
行鹽之地其缺鹽無疑鹽缺則價必騰貴價高則私鹽必與
走利如鶩者雖害弗顧也保無有借違禁之說行浸漁之計
者乎恐私販祇以供吏役之中飽耳試以明季之弊言之明
季呼河東爲大鹽兩淮與長蘆爲小鹽鹽有甘苦價有多寡
末富者隨較途之遠近時之貴賤而于其中權子母焉此私
販之所由起也幸而無事則享其利事犯則甘心于法網而
不悔甚而姦宄之尤者賄通官吏金作贖刑每歲綱徒罪數
名或數十名自此益大膽興販無人敢問矣此明季鹽政之
弊至此國儲何由而足臣茲請以通變之說進目今河東產
鹽之區見爲賊據行鹽之地見缺鹽用無如將河東行鹽之
地近長蘆者行長蘆之鹽近兩淮者行兩淮之鹽其鹽課所
入即量食鹽之地方依廣狹以定其多寡雖三晉草竊不日
獻俘即今蕩平之後而整頓鹽務與招商又曠時日而厲
國課矣臣愚以爲宜暫行此策其于
國計夲必無小補俟河東底定商賈奏集仍照舊例奉[illegible]議
可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勅下戶部速議酌行臣不勝悚慄待命之至舊志

請免黑鉛疏　國朝　丁思孔

題為諮訪地方利弊以圖興除實效甦息民生事南陽府屬內鄉新野開封府屬禹州滎澤河南府屬登封永寧等六州縣全書舊額開載應解黑鉛共五百八十九觔八兩八錢零豫省素不出產俱赴遠方採買因為數無多尚可勉力措辦迨至康熙二十四年准戶部咨驟增黑鉛五萬五千四百二十三觔較原額幾及百倍合計各省共新增一十一萬觔而河南一省獨居其[illegible]係採辦維艱跋涉於湖南等產鉛處所數千里

京師且定價每觔三分五釐民間價值貴賤不時與夫往返盤剝腳價解運交納等項費用甚多年來拮据設措筋力俱疲官民苦累莫支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或竟免辦解或正供萬不可缺准解折色於出產黑鉛省分就便採買庶國課無損民生有益矣舊志

請為宋儒邵雍立博士疏　國朝　杜之昂

題為先賢闡明聖學懇祈一視同仁以溥

皇恩以光史冊事欽惟我

皇上崇儒重道講學右文先聖先賢無不留心表揚曾頒

御書區額學達性天四字

額賜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邵雍六子煌煌
宸翰奎壁生光其榮一也是邵雍內聖外王之學與五子同
功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一介迂儒何能翼贊高深然仰體
聖心崇祀先賢表揚聖學有加無已凡先賢子孫均沐
隆恩如周程張朱俱有博士以主其祀而邵雍獨無博士以
及其後臣因不辭冒昧敢為邵雍博士之請惟恩出
聖裁可與五子一視同仁
勅部查邵雍正支嫡派以承祀典邵雍有靈感恩無既垂之
史冊光昭千古矣 省志

終

表

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于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

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晉書

爲雍州父老賀鑾駕停幸洛邑表　唐李嶠

臣等某言伏奉今月日詔書鑾駕停幸洛邑臣等輕生多幸淺識逢時眷戀軒宇徘徊霄極日者農秋暫歇庶政微勤天皇損上益下忘身徇物便欲移鑾從蹕望河洛之封畿削賦蠲徭罷咸秦之力役臣等仰銘元造退揆愚心誠以天府膏腴帝畿殷實雖畜畬之務稍闕於千箱而衣食所資尚豐於累載況惇發閒給家室乂安何容使扆座鳴謙聖躬服劬勞之事衡門高枕臣等蒙過差之澤是用低徊踴躍抃抽懇惶不謂乾心俯屈聖德潛融降六璽而紆紱迴三光而改照人欲天從旣通誠感稟靈含氣疇非慶躍竊惟政途非一朝務有恒國爕不可以思廢家征不可以事闕伏望皇明乃睠輿輦少安則海甸蒸人撫耕鑿而知勉渭濱遺老仰雲天而識庇無任踴躍之至

在神都留守請車駕還洛表　唐李嶠

臣嶠等言臣聞天下皆春而燕谷有析暄之律日中並照而彭澤有隨陽之禽豈非承光飲和仰德廷鹿深於戀者其往若不親渴於求者其來如不足以圭表旣宅關河馳怨思之誠鑾和未巡燕鄧切謳歌之慕帝車北指震駕西臨槐檀已歷於四時舊茂猶淹乎八水耆老延頸簪裾企望戴天有分

徒嗟京兆之遥捧日無階竊恨長安之遠臣嶠等中謝伏以
載祀七百卜年兆豐登之地時乘九五啓聖由瀍洛之鄉所
以受龍圖龜書所以朝雨師河伯叶祥符於讖籙採謀議於
人鬼萬靈幽賛百物阜昌是曰天地之心實與帝王之祚方
使四夷爲守西賔屈無外之談六合爲家東土壯居中之業
况復圓丘方澤神祇之兆域以安複廟重檐昭穆之尊卑既
敘定祧而立稷建邦而設都是萬年長王之郊誠億載不遷
之宇寧可久曠丼壤即安偏據撫山河於漢舊訪宮室於秦
餘五載時巡會無告至之禮四方述職仍以不均之患臣等
庸愚竊所未達今三秋告稔萬寶已成陰陽所和稼穡偏茂
郡連澤潞汾曲敘徧荆揚海隅萬庾同殷千箱並詠禾莇九
穗未曰休徵穀石五錢詎名豐穰加以舟車並湊水陸交衝
物產尤多觀聽胥悅衆庶有來蘇之冀神靈翹望幸之心伏
願伏察氓謠仰祇天意因銅雀之稔歲命玉鸞之仙軫涓時
擇日屯萬騎而出函秦省俗觀風撫四人而還鞏洛逍遥乎
九阿之阻容與乎八表之路迴輿駐蹕觀十月之圃場闢續
覲旒問百年之疾苦然後歸格逍乎九廟明堂衆星拱列長
居辰極之尊萬寓駿驅載咏朝宗之俯光輝將日月齊殷德
澤與江河比潤致乾坤之景福盡億兆之歡心凡在人祇孰
不欣幸臣等限以所守不獲親詣闕庭無任區區之誠謹附
表

洛州奏事使朝議郎行洛州司兵叅軍盧正言奉表以聞

爲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　唐　崔融

臣某言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宏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後天化成於酉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未流御雲臺而[illegible]鄉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物阜殷爰降恩旨行[illegible]都然以星見蒼龍日躔朱鳥清風用事庶彙且蘩桑翳[illegible]朱眡蠶麥飛芒而雊雉詳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illegible]當八急勸農之月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況乎屬亢陽時方避暑露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耶加以官僚扈從或少資糧程期廹促未遑周辦必若事應廵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凉風然後清蹕灑道下不違於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三朝問寢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獎輒陳冗職輕進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唐　劉彤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更加

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伏以所到郵傳以備急宣由臣術無方致令馬畜有闕忽奉恩詔憂惶失圖臣某中謝

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圖雖收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濶遠山谷重深自春多雨馬蹄又軟驅馳石路斃踣實多比於陝虢已西及汝鄭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止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備動以久闕此皆以臣無政術上軫

聖心跼地蹐天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官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冀銳有闕臣無任懇迫惶懼之至 以上文苑英華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八終

河南府志卷之七十九

藝文志三

頌

許由頌　晉 潘岳

邈哉許公執眞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義義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道遥來過墓庭逼于時憲顧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本集

明堂頌　晉 虞通之

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颺輝服夏禮
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綿綿教樞翳翳化紀聲況五都風晦
千祀我皇烝哉追孝創軌縟憲垂統光圖麗史宗祀旣崇享
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殷殷華海鑒盟孚誠慶輝旁燭
休光下盈李通志

會聖宮頌并序 宋 歐陽修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
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
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
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承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
業造功以警勤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
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
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
帝陛下以神聖之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
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
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淸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
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祭
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瑴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
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
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

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
海內脩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
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
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
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
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於樂府象德之舞
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
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
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
西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

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聲咳思親之義愚以爲宮且成非天
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之僕不
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
鑾輿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屋墻構築而至於
薦見孝享未之思耶况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毀石
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輿爲
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違數日之勞
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論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
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
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

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瀰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眞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蔥蔥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推承圖其傳在于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于寶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于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宫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垣廼以荊灼延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絲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丸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亭殿兮耽耽黼帷穟穟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兄太宗維弟眞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偲偲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洛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文忠公集

嘉禾頌

宋 李稅

皇帝卽位之三年洛之偃師得嘉禾異畝同穎縣令臣稅再

拜受禾獻狀於府府以圖上推古按牒以蹟厥理惟食在民
功食配天而民惟國本本固則寧故王者貴農重穀以育天
下然則瑞之在禾明務本也異本同歸示無外也神爵赤雁
芝房奇木之祥比兹褊矣恭惟皇帝陛下嗣統以來祗事天
地小心翼翼念兹稼穡愛惜民力澤淪萬方下漏泉壤故能
降靈符以顯殊應審天鑒之不遠覩降祥而益恭瑞之美者
孰大於是臣職司是邑乃頌弗揚臣實劣謭謹拜手稽首而
作頌曰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丕顯厥耀毓祥闓珍畇畇我田維億誰
兹滋秀苞靈協穟殊畝農曰噫嘻獻於縣令令受傴僂以薦
於府府不敢有歸於元后皇帝曰嘉天錫茂祉予寶非祥筆
在太史　李通志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金　元好問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涖登封侯之來前
政適爲飛語所被羣小焰焰如棼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
手者侯曰内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决留
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
民之貧富丁之寡衆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
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
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

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苛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擧會官以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思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郎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賸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旣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斂摯幾何曰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醲于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畏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辦爾種稑相爾菑畬匪爾欲深苗爾欲疏稂莠旣芟蟊賊旣除穰穰滿家貢以義餘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追其有秋維侯之賜

有來督鄭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即屏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嘗移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于渦未濡薇其泉流于暘未蘇徹其庇麻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蒿邱盤盤頫水湝湝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集

濟南瑞麥頌　元　趙允迪

有穀芃芃兮盈田疇穜之穉兮惟麰麰金與生兮以敷覆靡畝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莖金兮周綴蒂蔫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石兮惟其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慶兮萬壽無疆 李通志

瑞穀頌　國朝　張　楠

康熙二十七年秋八月偃師縣廟前村嘉禾甡生一莖三穗申報一時稱瑞爰作頌曰

戊辰之歲穡事有秋浮邱之野惠我興謳靈產嘉穀瑞靄平疇一莖三穗今古稱尤豐年兆慶狠戾盈箱遺秉滯穗曷承茲休歸之于天寔穆維幽還之于地大塊悠悠問之農人熟悉厥由海隅丕冒懿德作求嘉祥聿至允矣

皇謐 省志

贊

王子喬贊　漢　劉向

妙哉王子神遊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

賈誼贊　漢　班固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屏藩以强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

禹渡河贊　魏　曹植

禹渡於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嘆仰天予受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許由巢父樊仲父贊　曹植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同上

卞隨贊　曹植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爲恥薄於殷世著自抒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同上

許由贊　晉 嵇康

許由養神宅於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本集

嵩山太室贊　晉 郭璞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英本集

王子喬贊　晉 陸雲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二陸集

伊尹贊 子代　唐 柳宗元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遵湯遺民以完大人無行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柳州集

新城三老董公贊并序　　唐　皮日休

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兵輸韓信殺民命以驍戰功留侯設詭策以離秦項當其時未聞以仁義說于君者而董公乃諭之以喪義帝至使天下宗漢者爲其喪義帝也夫漢祖以曹參雖有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也信矣哉至于苦民力殺民命設詭策反不若董公之功也哉如高祖爲天子以公爲師友行其道於時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於漢而不覩封賞之禮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褒之因爲贊以旌之

項氏狂攘賊我懷王天命未的孰存與亡皤皤董公一言漢昌一人殺君天下皆傷一人哭君天下皆喪項由是弱漢由是強扶義而征可知軒黃唱仁而戰可知武湯用天子道折彼雄鋒緊公之道與漢而光 文苑英華

河圖贊　　宋　王曾

河之圖兮闢天地賾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盡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宋文鑑

洛書贊　　王曾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夏商之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皇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同上

富弼贊　　王曾

慶歷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敵兩朝握兵恩浸南北壽配岡
陵岳降星隕始終之靈同上

自作像贊　宋　邵　雍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
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邵子全書

郭忠恕畫贊并序　宋　蘇　軾

右張蔓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
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
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
劾與監察御史符昭文忿爭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
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
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
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
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
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
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
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
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
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
故曰聊以効鄽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

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譏語聞决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淸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收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怨先在焉呼之或出 東坡公集

康節先生像贊　宋 朱熹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朱子全集

明道先生像贊　朱熹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同上

伊川先生像贊　朱熹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同上

明道先生像贊　宋 張栻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程子全書

范文正公像贊　宋 李與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獲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

于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
不在天下 李適志

洛上翁像贊　明 宋濂

貌之克克其德也恭氣之冲冲其才也融戴豸冠於烏臺則
百王欽龢贊鴻筆於詞林而斯文石宗斯人也非所謂蹇蹇
諤諤昂昂而顒顒者歟 宋文憲集

曹先生月川像贊　明 薛瑄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
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文靖集

九賢祠像贊　明 范震

偉哉九公道學之宗或出或處源流則同其出也股肱王室
業廣功崇其處也爲生民而立極激萬代之淸風家庭孝弟
州閭誠忠金石之貫神明之通于此焉居時有後先其歸一
揆以讀以誦其詩其書非其先師鄉先生歟而學不奠而祀
不祭郡政之闕郡人之愧槙宇煌煌設象堂堂于登于豆以
謹蒸嘗伊誰之力曰克列氏咨爾郡人景行行止 省志

宋先生禮像贊　明 張文鳳

維茲漕河元故運程復有海運國計是經逮我國朝河决原
武入于安山寨四百里南自濟寧北至臨淸陵谷代遷舟不
可行永樂初元文皇御極肇建北京運法乃立自海運者徑

由直沽自江運者浮淮入河至於陽武復登于陸壢舟衛河輸之輦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歲億萬計天子是憂乃命我公修元運道濟兗青東登萊率勃虛心訪討白英出奇作壩戴村五里長堤汶水湯湯令出南旺乃分爲二南北各向南入于漕遥接徐呂北入臨淸漳衛之濟漕功告成海運遂廢有功于民當百世祀維時臣鐩實疏其宜敕下有司乃定厥儀正德壬申俞鐩之請祀于南旺遂著爲令公之治漕叅心爲國相彼流泉剛斷不惑嗣公而來當如之何是式是程修明令謨戴村之壩增卑培薄日積月累岡陵可作徂徠諸泉悉入汶河淇此上流宏濟實多巡察必時疏濬必力維持成就以永公績財不妄費役不妄興山東民力迄可少寧置閘以節畜湖以灌公實相之永世無患公功在國公神在天運儲千億皇圖萬年舊府志

白先生艮輔像贊　明　馬文升

出於華胄生於洛陽氣完而厚質粹而良丱角攻書已通六經之戶牖少年登第大揮五色之文章蒞柏臺而風裁早著膺上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息若雲錦之隊其勵名節也强毅如鐵石之腸存心坦夷不柔不剛臨事詳審不怠不易講性理而接伊洛之脉論太極而登康節之堂甘澹泊而守如泉之俸娛詩酒而安素位之常斯人也吾知其福祿

攸崇巍騰騰乎其未已而功業之遠駸駸乎其未可量也耶

尤先生時熙像贊 并序　明 孟化鯉

嗚虖此我師則先生像也先生弱冠有悟終身修德明道以聖學自命應接人則和粹之容可掬而心體澄淨一滓不染擬[illegible]之忌是發孔孟之精微從遊者百數十鯉愚不誠莫窺其[illegible][illegible]竊謂程子以來一人而已乃者瞻像進思敬擬短贊

曰

是以槪先生也

論千億 [illegible]孫曾嫡傳道德純備規矩方圓秋月[illegible]手

以節齋 [illegible]儼然其徵[illegible]雲蒲永世兼忠公功在國公神在天遊

源以示 [illegible]發費發不安興山東民力送可少寧置[illegible]

嗚呼登其堂入其室夫有儼然在上可望而不可即者繄何人哉厥貌何嶷嶷也度何秩秩也浩然之氣何屹屹也我思厥心何緝緝也嗚呼澗之水逝不歇澗之流伊洛合澗之源洙泗一繄何人哉其泰山巖巖之遺裔乎 明德先生集

箴

河南尹箴　　　漢　崔駰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鶉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橫徹我墻屋帥尹不臣覇彝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周入秦李通志

銘

金人銘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云云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叶音戶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叶下五反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

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家語

雲臺銘 漢 李尤

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增峻土擬著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李蘭臺集

明堂銘 李尤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窗闥四設流水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其

大學銘 李尤

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禮埽秦之獘褒建儒官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德陽殿銘 李尤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側宏誕彌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閣高麗包受萬方內綜朝貢外拱蕃荒

武庫銘 李尤

捍禦爪牙鋒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已陳

門銘 李尤

門之設張爲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

中東處仲月值當卯鶬鶊有聲鷹隼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中東門）

開陽在孟位月惟巳清明冠節太陽進起（開陽門）

名有定位惟月在未温風鬱暑鷹鳥習鷙（津城門）

雍門處中位月在酉盲風寒瀏鴈歸山阜（廣陽門）

夏門値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蟏蛸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夏城門）

穀門北中位當子子太陰主刑殺伐爲始（穀城門）

平樂館銘　李尤

乃興平樂宏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勢梁照曜朱華飾當賜武舒翄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洛水銘　李尤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於洛邑元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爲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覲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孟津銘　李尤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在克殷大漢承緒懐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以上蘭臺集）

反金人銘 晉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洞壅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聘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緘舌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論周廟於言爲嗤是以君子追而正之本集

永橋銘 北魏常景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昔列見邱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朝曛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騰書札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涘敢告中區伽藍記

古東周城銘并序　唐　呂温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萇宏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宏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宏左氏明徵以爲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埀大順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

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宏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違猷寶被命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蹈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滅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興亡理亂在德非運卑之逢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焉遐憤勒銘頹隅以勸大順文苑英華

素木盤盂銘并序　唐　蘇頲

先天歲夏五月頲蒙恩旨傳還洛京時韋祭酒丈人任膺居守嘗撰素木盤盂分諸好事頲既至丈人垂眷猶昔銜衣撫孤得拜淸顏訴窮疑於此矣他日復狂文以木器謂之亦須斯惠豈散則當棄木有先容而見知豈朴則能堅器有晩成而獲贈覯以爲誠仍邀作銘退而力鄙懼不如命

山有木兮全其眞而生君子器之審而用成渾則不矯受則不盈辯以文直牢因素其抱朴委性誠奢違名慮終謀始能合

道精文苑英華

盤石銘并序　　唐　白居易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雲文拆煙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長慶集

龍門銘序○舊志誤作白居易今正之　　宋　真宗

夫結而為山融而為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掇聆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巡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洛宅而觀土風既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貞石銘曰

高闕巍峩羣山邐迤乃固王城是逼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摹鹿塔高峙駐蹕稱奇貞珉斯紀宋文鑑

德威堂銘　　宋　蘇軾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

顏色西人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東坡公集

安樂窩銘　宋　邵雍

安莫安於王政平樂莫樂於年穀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康寧邵子全書

瀍橋銘有序　明　陳宣

河南郡城東故有瀍河即周公所卜之地也河故有橋西通陝蜀雲貴東達汴北抵於京師實當要衝歷年既久橋之作廢不知其幾嘗詢諸故老成化間有鑿石而為橋者其費盈巨萬無何遭洪水之患橋成而遂廢矣興是役者伐木作虹橋其費殺石橋之九而用其一然其勢太高鞄䞘不能支亦尋廢繼是改木作平橋其費又殺虹橋之八而用其二橋至是頗歷歲月而猶不能不壞于今日其適然者耶無乃予當為之倡歟于時遂督洛陽吏復之為順梁者二十有九為板方而厚者二百二十有奇為闌干以護之者二為鐵釘以固之者千有四百三十五皆出民義者償其直工二十有二人趨事者百什人皆庶人之在官者役之其材儉于用而止其事之可否取諸人其出納籍于官其制如平橋其費于平橋又殺其七與工於是歲七月之朔至二十有二日工訖功僅一月而橋成平坦壯固通諸夏視前皆不殺焉翌日告成力于神吾與吾民暨凡執事者皆喜其成之速若不知其有費

而利之也乃作銘以貽後銘曰先民有言歲成輿梁太費則困過勞則傷王道平平于彼周行民不告病吾豈敢當價廉工省百年三償尚告來者勿視坳堂舊志

孟津城銘　　國朝　王鐸

富平津牧星羅乃疆爲埔孔阜憯怛以彰肆麗版圖籍彼職方內包郟鄏河外鞏湯寔康滋延城欲復隍戎馬狝窺芟執跟蹌我侯搆止我民俊恃庶事孔修飭工程堊藩衞赤子豈不憫勞久安伊始護雷罔災百堵載與堅壁固彖四鼠嚙咆百姓不恇洵劬洵仁南山佪矗黃流浩深嫐傳見思無斁此舊志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

藝文志四

論

巢許論　　晉　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之讓逍遥順神寶已遺世司馬以假托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已巢許則元

愷之儔大位已克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韓擒虎賀若弼論　唐　魏徵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褒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縡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素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文苑英華

夷齊論　唐　李德裕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美其德葢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于聞淑媛之言輙殍薇蕨斯可謂不

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蓋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雒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身而已然飡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文苑英華

賈誼不至公卿論　宋　歐陽修

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爲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而未爲不遇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草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係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

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文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于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嘆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壍耳奈何俯抑王佐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　文忠公集

賈誼論　　宋　蘇　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

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

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東坡全集

東遷洛邑論

蘇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未有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効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

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
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爾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
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
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
不啟楚人謀從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
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
室盡爲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
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
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方
强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
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
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
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
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畏吳
遷于鄀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
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刼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
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東坡全集

蘇秦論　宋　蘇轍

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横者易爲功爲從者難爲力然

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歟蘇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爲之術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欒城集

賈誼論　宋　陳傅良

天下之事鮮不強其才之不足而才之不足猶强而爲之者皆其中之定論不立也夫是以眩於其名者而浮其實誘于其利而卒蒙其害嗚呼世之君子亦毋有所貪焉斯可矣孔子嘗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有天下者自其及之之積而至於動之之難其任有差而其力之堪也皆止焉而不可過過而冒之則必以自禍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焉而巳矣奉之而趨吾懼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甚愛乎其所未

安也至於治天下則輕動之吾不知夫愛治天下者而薄於愛器也是故古之君子凡其所欲立必有所甚便也寧有所畏而毋有所持盖亦所愛者大而實吾力之所甚而非惑乎天下之可否是以未嘗一日出其定論之素而圖罔功茲文帝之治漢是矣陳武以用兵說鼂錯以削國說帝雖郤之可也甚者賈生以制度說帝猶未遑夫豈固爲冲退之行哉其見者審也嘗觀子產相鄭焚載書作邱賦犯人之議不恤可謂勇於必爲而健於決者及鄭國有災或勸之遷國子產曰吾不足以遷矣卒弗之聽嗚呼文帝賢君也而難於制度鄭子產賢大夫也而難於遷國無乃優于守之之仁莅之之莊而動而中禮猶未也歟而後之君子恥曰未能也而獵之以爲名曰吾將必爲堯舜伊周呼賢而至於文帝子產亦足矣而堯舜伊周未易以僭也　陳止齋文集

賈生通達國體論　陳傅良

天下之治體未始有定論也而儒者之學則有定論也論天下之事一以吾之學裁之則吾胸中誠自有先後然槩之當世之緩急則往往不能以相等盖至于此儒者所甚難言何者由吾之說彼固所未暇而由天下言之吾將有所屈也然則君子亦或有反焉以深切著明于當世亦惟其勢而已賈生一書其爲流涕太息之說也議者惑之愚則曰非生意也

勢也而劉向亦云賈誼通達國體信矣其通國體也夫儒者言治其先後若晝一不可亂也功利之不加于仁義法制之不愈于禮教豈惟孔孟能言之將知書者猶能言之而有人焉易置其說而舛逆其序則謂之貶道以干時嗚呼吾求其人誠貶道以干時也則吾議之無貸如其志非若人也則吾又何忍議之昔者舜禹傳心不過數語皐陶矢謨反覆天道而周召之相成王特有異焉七月一詩教之稼穡公劉一詩教之稼穡無逸一書又告之稼穡豈無正心誠意之說哉而何屑屑于耒耜倉箱之為者天下後世唯曉然知三公非貶道者是以深探其心而卒得其言儒者誠未易議也而賈生一書其大畧汲汲乎權勢法制而徐徐乎禮義廉耻語國俗者暇而緩談匈奴者激而切是故議者惑之夫以文帝之資其恭儉其禮下其固本皆其所甚長者雖或一二言過差而其資有所不可變則未將至于自正惟夫制國之無度服遠人之無人葢文帝未嘗慮也使漢之天下如唐虞三代根深而基厚卒然有變不足以震之則猶可以徐應而無虞漢之為漢不敢以望此也帝也一切不慮辟陽之誅弄兵闕下捨而不問孟舒魏尚盡力邊事輙見繩于文吏則誰與任後患者痛哭流涕恐懼而言之生豈避天下之惑我哉凡觀古人設施要不可以紙上為斷其當時身親見之有次第也夫子

用于魯今日墮費明墮成聖人豈樂用兵哉蓋晉則然也由今觀漢甘泉之警吳楚之變卒有待之而無大憂則以爲生言之無補向使誼陳不極意不切則條侯未必用梁未必爲而漢之事殆非今日之所覩愚故曰儒者定論誠自有先後而或有所反焉必切乎當世者賈生也同上

二程論

宋 朱熹

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朱子全書

啓母石論

宋 羅泌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說者以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

李彤隨巢王烱王韶竇苹等皆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啓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啓母石伏云啓母化爲石啓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葢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倘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寔乃桐汭志護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啓母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入嵩高記云陽翟婦妊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路史餘論

風俗利弊論　明　張論

汞之爲邑縣才百里而山據其什之七其車可方軌馬可馳驟者不踰四十里橫計之僅五里許河身遷徙又蕩其半餘不加三里竹木桑麻于是焉在丁男財賦於是焉出其民被召南之教化質而俚愿而不華服食粗淡器具牢樸無佻巧自黠者利一長吏登高招之順風呼之彬彬雅化老死不識官廨無健訟挈上肘者利二僻在山陬礦稅新罷非有置郵繁騷迎送絡繹之費也利三然而均丈貽蠹所在益賦荒蕪

䖝偏境内民流移救死禮義不嫺有數十里無絃誦聲者其
弊也陋婚家罄産喪葬事佛無賴市魁以爲溪壑强藩鄰貴
以爲窟宅其弊也愚深山大姓武斷鄉村殺人擄婦恬不知
畏民有貧不能訴之官弱不敢愬諸色者其弊也獷悍而黠
狡且其大利大害甚有鄰封所未見而有目可共睹者三曰
竹曰河曰礦竹賦視他額不啻倍矣然富者竭别産所入培
養數十年勿翦勿伐始有大如把者貧者旦旦伐之濯濯立
見賠糧鬻産無可售者一折而盡入鄰貴所謂有利名無利
實者竹是也河與縣爲枕籍者也所謂鑿井引灌者什不得
一秋水泛溢兩岸崩圮盧舍田井一望蕭然自清丈以來可
三千餘畝諸處山澗亦畧稱是所謂利一而害十者維水是
也礦之不産砂舊矣蚩蚩無知一廹荒歉嘯聚山谷藉名竊
礦自相屠戮官捕之急則飛崖塡塹可爲痛艴所謂利未得
而害先及者礦是也大抵爲永計者墾閒曠延黨塾疏渠培
竹禁奸戢暴謂民生三五之地而不復見三五之化者非其
情也一切調停拯救釐正敦篤以稱秉憲至意惟長兹土者
留念焉縣志

風俗論

明　邱起鳳

風俗之醇澆必有八焉移易其間非偶然也我洛爲周南首
善之地更召畢君陳相繼保釐化行俗美豈顧問哉迨蘇季

子本鬼谷揣摩之學歷說六國取客卿於脣吻人心爲之一馳驟而先王禮樂教化之風幾於湮矣漢興吳公治郡最奏治平自後循良接跡善政薰陶之下民俗爲之丕變故兩漢之俗最爲近古亦風行草偃之勢然也下及西晉王夷甫輩以清談倡石季倫輩以富厚侈世喪道而國運隨之五季之亂夫亦有所馴致耳元魏自平城遷洛雖曰一時令主但太后崇尚浮屠相煽成風至琢佛像於龍門巖有若鱗次風斯下矣自隋洎唐五方雜亂風俗鮮純江河愈下尚何足深論乎有宋名賢輩出且寓跡其間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馬諸公皆間世豪傑覩耆英崇雅等會其培植幹挽得力居多宜其時綽有古風也迨其後文晦明否塞之一會矣明太祖極力澄清漸以禮教渾沌于焉重闢無論成宏以上也即神宗初年民有淳龐之致士無彫琢之風有無可以相卹權勢恥其薰灼大雅之遺什存八九迄至今日寖失其舊矣婣家餽送宴會之際競爲靡麗使中產之家四顧徘徊而不克舉長此安底耶更可嗤者喪家全不考據典禮鏤花繪綵極變窮工且藻飾凉傘等事火炮狠烟灼目震耳不幾恒化者乎狂瀾之倒漸不可支語云迴瀾者必清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風教之責者尚其實心於斯　洛陽志

王弼論　　國朝　朱彝尊

毁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頴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既注易别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言在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耶 曝書亭集

議

乞定周程二先生謚議　　宋　魏了翁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絛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强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簡汪伯彦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

銓藏之後上嗣徃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遡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敦頤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仁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一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頃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冒瀆聖聰伏候斧鑕之誅

請謚伊雒名賢公議　明　吕維祺

爲公舉河雒應謚名賢以彰直道事竊照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國法之華衮與輿情之月旦合而一之者也非彰前徽

曷樹後範矧河雒爲天地之中而人文鍾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後如曹月川劉文靖諸君子理學節義事功代不乏人今當議謚之期敢湮三代之直頌功諛墓之詞既難盡據孝子慈孫之意未可曲徇謹以聞見所及或道德樹開繼之範或臨難就結纓之義或功業足錄或風節克樹或立朝居鄉卓有可紀彙爲一册以備採擇伏惟博稽衆論精核名實以光易名大典庶幽爔可闡足以彰往詔來而河雒人文不至湮沒三代之直道愈彰於今日謹揭如左理學應謚已經三院特請奉旨下部者二人孟化鯉尤時熙應謚已入訪册者二人魏養蒙孫應奎應謚　未入訪册今應續入者六人汪煇王正國陳惟芝王价 其李炳王以悟二人俱係陝州不錄

按所議諸公俱有小傳已詳人物不載

理學二先生謚議

明　呂維祺

易名之典國家所以旌賢哲而厲世磨鈍之大端大法也非其人其誰能阿所好苟眞知其爲理學名賢而俾沒沒謂三代之直何哉無論海內卽我中州眞儒輩出後先輝映亦難殫述而河洛間程邵開天彬彬在茲國初卽有曹月川先生講端者與文淸諸君子鼓吹羽翼有功吾道隆萬之間雒有尤西川先生新安有孟雲浦先生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傳伊雒之鉢古道淸時正學埀後若出一轍海內君子

謂宜從祀廟庭公論在人心久矣頃當五年議謚之日公論
大明君子道長先是月川先生業謚靖修無容更議而二先
生倘未易名即二先生既屹闇修何嘗有意表暴第闡幽之
典秉彝之公則有不可泯滅者

西川先生姓尤名時熙字季美幼讀文成傳習錄即厭棄詞
章一意聖人之學壬午中式鄉試除元氏諭復補章邱諭教
士皆以躬行為主尋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為祭酒特
重之令六館士俱師先生壬寅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
語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遂師事晴川劉先
生晴川文成高弟也晴川以建言逮獄時從犴狴印証體認

眞切甲辰陞戶部主事榷滸墅纖毫不以自汚自奉澹苦人
弗堪也尋以母老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門郡
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干畝公為書謝不受居常坐小齋見
後進來學喜甚啟廸不倦其言曰性分上欠眞切只因心有
所逐又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不求自
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又曰放者心也靜
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其為說大抵祖良知而要歸于提
醒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已晚年慨於傳文成之學者失
其眞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子
是令學者只于見在職分用功又惓惓于孝弟為仁之本主

忠信及終身可行其恕乎諸語此其立教平實易簡可謂有功文成而造詣之純德器之粹有非學者所能摹擬也孟我疆秋稱其溫和純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先生其門人也稱其裒然爲一代眞儒四方學者負笈百餘人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卒之日含歛不具子孫貧乏不能舉火祀鄉賢又建祠特祀

雲浦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幼警敏不類凡兒爲諸生即慨然以古道自任師事西川先生片言隻字罔不籍記久之幡然解悟歸而立會講學多所興起西川曰吾道大明于西矣癸酉中式鄉試同年具呈坊價獨不列名先生初應貢及備討皆不受驛通路費庚辰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尋補北筦銀庫榷河西務皆痛革積弊一錢不染士民爲之立生祠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全活無算遂改驗封主事丁父毋喪皆哀毀一準家禮補稽勳歷文選郎曰用人朝廷公典而可干以私耶孤劲不少徇故事方面以上多先白政府而後補牘先生獨不白政府衙之中貴請託不行吏弊搜剔無遺會起用張可菴棟棟謫以建言國本時論韙之弗敢用也政府遂陰陽于上獲譴削籍先生神色自若徐冶文書付所司蹻蹇歸里郡邑貴游求一見不可得川上建兩賢祠宗賢樓講學其中陝雒秦晉來學常至數百人恬澹古樸里人化

之雖窮鄉夫婦皆稱爲孟師疾革猶勉人爲學作詩自警益
先生天性聰穎于道極其發憤而泊然無欲惟孝弟庸行是
篤其教人平易簡盡不爲高深之論其言曰立志必欲學聖
人不以一善成名又曰旣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
開躲閃門又曰學在自慊必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
意所便安爲慊者也又曰渣滓只是有我又曰黜虛談務實
踐今日固本回生要劑也鄒南皐稱其伊雒淵源千古如生
楊晉菴稱其精心卓詣千古絕學有賴而門人王以悟謂先
生之學千古正學是可以得先生之槩矣卒祀鄉賢又建祠
特祀壬戌誥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所著有尊聞錄讀易臆言

等書及文集八卷行於世祺生也晚不獲從二先生領其緒
論而讀其所爲言皆孝弟忠信躬修實際語聞諸鄉人之及
門者曰尤先生溫其如玉孟先生瀏瀏如松下風及細按其
生平皆于世無染而力學好修扶世淑人卓然爲伊雒嫡傳
淑君子應有同心所愧祺非其人不足爲泰岱增高瀚溟增
深雖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敢據見聞綴其崖
略俟諸持公論者采焉

新安驛累條議六款　呂維祺

一急均貧富看得新安代當僉派大抵以地糧僉派爲率但

糧多而滑者善爲躲避或詭寄於有力之家或灑派作零星之戶止靠中人應役又有富而止幫人銀一二兩此籍口應役者大戶既不應小戶又不應中人幾何況就中賣放伲扳之弊又種種矣近來多議加派地畝但年荒加餉豈可重困合無照例免糧水災荒糧帖糧外計闔縣約糧一萬四千有奇每糧二百石定驢頭一角於內各隨便公舉二名或四名實應差役而其外每糧千石幫銀一兩五錢每角幫銀三十兩較之每角費銀百金已少十分之二而且衆擎易舉且少華無名之費少除需索之擾應此亦尚易耳雖曰出之糧石赤便見今幫費不肯入人情願舍此不爲坐視其困如在湯火何日得出且原差有十餘年不換者實爲偏枯今後三年一換夫以二百糧石之內豈無三四人或七八人頗過者各自相舉自無隱漏且人安於應得之役而無意外之扳卽未必不苦然三年一換苦亦有期耳既出之糧石卽鄉紳照例免外之糧尚不免於幫差而詭計洒派亦無所用之矣此法便於小民不便於士紳然而衆利在焉敢狃於私而弗言之乎申請兩院詳允施行一急議官支看得從來馬戶止管走差支銷皆係驛官爲政周南等驛皆然卽新安以前原係官支不知何故驛官輒推之馬戶在官則止有支銷之費而無雜項之擾今在馬戶則過客之管家長隨視如几上肉百般

需索而門廚皂夫等役又從中而利之甚且驛官之跟官亦以爲奇貨可居也驛官所費十之一馬戶所費十之四矣況三年以前驛官支銷何嘗苦累今後仍舊歸於驛官支銷但近來差役較煩各馬戶每角情願幫貼驛官銀四兩捌錢今同衆議再加一兩二錢共六兩共約銀四百二十兩其於支銷綽然有餘矣况見奉按院牌云馬戶原爲走遞而設今不惟走遞且又官支大爲民害此事確然當歸之驛官不惟憲牌當遵且所以循舊例而一郵政也申請兩院許允施行一急禁需索看得驛遞不苦於應付而苦於夌索不苦於眞牌而苦於假箚不苦於往廻而苦於頻數如上司差役過客馬匹其中循理守法儘不乏人而藉之以爲利府者比比是也如過客夫馬之外又有旗鼓中火之外又索廩給或家人指名斂錢每馬一匹或二錢前站以中火不整或以少南菜爲名而索銀四五錢其走差人等每馬索貼銀七八分或一二錢中間有等違法之人索至四五錢稍不遂意則藉曰馬瘦將馬夫鞭打凌詈或將馬匹中途打傷或索酒席喫一二日方行或預將馬票抄一白紙先令人傳送名爲預送抄牌希圖多騎一馬又多貼銀一二錢或買馬票一紙往返數十次視驛遞爲利途莫敢誰何其買馬票還過用銀一二兩其所得常至二三十金是又以馬票爲利囮也驛遞幾何而不重

累哉今後本驛置簿二扇申請撫院或道府印示一以紀過
客夫馬之數一以紀差役馬匹之數如有多用夫馬及需索
銀錢者卽登於簿季終查繳小則提究大則叅處各處馬票
須將眞票發抄每馬止照原數不許多索仍開某驛某月某
日何在應付訖小印印之以防重復之弊需索者亦註票上
或本縣密揭本衙門究處其傳馬票并貼馬等錢一槩禁止
若夫福府及各處一切馬票俱繇道府掛號方准應付庶於
冒濫少息科索少禁而驛苦可甦萬一矣申請兩院詳允施
行一急禁順馬看得新安之苦大半由於周南馬戶之强梁
每爲至洛該驛棍徒徑將馬强拉去置之空房不與草料或
遲一日或遲二三日者或六七日者甚有順至孟津河北者
其馬有病瘦者有倒死者且有因而馬戶打傷及至告理求
必得直卽得直而所費已不貲矣此弊不除害無底止今後
申府各批照如新安馬到洛當時發回不許强拉如留馬一
日者追銀一錢五分留二日者追銀三錢三日以上照數加
銀如有順至孟津河北者計日加倍追值或病倒者計馬之
值加倍追銀如馬價十兩者追銀二十兩償不如約者告官
問罪責賠其洛陽馬至新安如有前弊亦如之兩縣不可爲
地方而有成心偏護於其間更見大公無我之量矣申請兩
院詳允施行一急催協濟看得新安驛馬本縣止一半其餘

皆嵩縣盧氏協濟耳莫非王事三州縣以應當之役旣坐視
其苦而袖手委之他人已不平矣乃協濟之銀呼之不應致
本縣百姓賣兒鬻女貸產揭債至於逃而始盡也彼三縣視
之如隔靴之癢有數月不解者有半年不解者彼以出納之
吝置之度外此以子母之息累之局中今後三州縣協濟務
及時解發如春季不過二月全完夏季不過五月全完後時
者守催之再遲則申上司提吏年終考成不完叅罰庶乎於
彼成同舟之誼於此免沸鬩之危矣申請兩院詳允施行一
急革雜費看得馬戶之累極矣其中與夫坐索長例種種無
名之費科斂不貲如遇有使用約費一兩而揭債至十餘兩

使用之餘一二驛棍從中瓜分工食到手便指東扯西一時
科盡於是工食五十兩所得僅二十餘兩甚且馬戶指工食
爲名所揭私債累及新應差役之馬戶代爲賠償馬戶之累
如此而獨替人償債巳大不平矣且逃差之工食亦歸之烏
有馬戶以逃差爲阱驛官以逃差爲餌況夫投輕躲重偏累
鄉愚弊端尚多不急革之馬戶蠹不可勝言矣今務嚴查某
項爲必不可巳之費某項爲巧藉之名色一一禁革以蘇殘
喘驛官之體面節可惜而馬戶之心肉必不可重剜也無名
之費一切嚴革卽間有使用亦設法預支借用不必揭債仍
置印簿細開某項某塡以憑查考庶免侵漁之弊諸如此類

皆定為格鑴之貞石垂諸永久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河南救荒議畧　呂維祺

葢聞國家元氣在百姓天下腹心屬中原自寇氛熾而鞠為戰塲矣征輸繁而民亦勞止矣旱蝗頻仍而靡有孑遺矣昨歲不佞不忍士民饑斃倡鬻產稱貸并儘家所有麥菽谷豆柿辦等項得二千餘金以賑濟貧士貧民又作勸賑文勸紳衿施錢三百餘千湊賑洛民庶幾一隅之涓滴亦可稍紓饑渴之困而小補天地之憾矣今歲饑荒又甚卽不佞昨歲之捐禺雖再辦而紳衿亦十室九空欲再勸施賑又幾幾乎其難之也語曰救荒無奇策緩征蠲賑齊今日所最急然而難言之矣時勢至此眞堪流涕痛哭而討無復之者也無已則聊竭千慮以備採擇要亦老生之常談耳伏惟裁察施行一曰破格安民從來救荒不過議蠲賑在今日則軍需旁午難議蠲豁藏空詘難議賑雖然中原既罹從不經見之兵荒自宜有破格之恩卽如河南一府俱屬一等災十一年以前起存實難催辦已蒙題疏寬卹似宜再為百姓請命盡蠲十一年以前舊逋半蠲新糧其餘題緩候麥熟開徵更責有司省刑禁罰以安人心固邦本可耳二曰申嚴彈盜流寇未靖固費收拾尤恐民貧盜起土賊日熾宜嚴剪萌蘖設法消弭有司卽以有無土寇為殿最焉三曰設法修城當此寇荒城垣

宜及時修築是在有司真心設處鼓舞捐助僱募窮民興作
即于保障中寓賑饑之仁弭盜之義但不得縱役擾民借端
科罰耳四曰設法賑濟宜查府州縣備賑倉穀大加賑濟更
煮粥以活無告之民昔在山左乙卯饑荒未至如今日河洛
之甚也尙蒙朝廷遣御史賑濟煮粥雖荒不亂況腹心重地
可憂方大是又在繪監門流民之圖請長孺矯詔之倉以動
聖明之軫念而已五曰急蘇困郵河南驛遞工食半扣外縣
協濟近年侵那不解以致代當逃竄株累百姓加在側縣近
兵部覆豫州民胡應選條陳以彼此應協應解之銀再抵已
蒙明旨允行矣獨汝州協濟分文不解致令新澠陝之民買
馬買草買料傾家破產代彼應差大荒之年何以當此合無
嚴檄催提吏書將已前逋銀清查完解仍希照新旨具題照
例抵兌以大蘇困郵而出民湯火者也六曰旌勸施賑古人
有毀家乘以佐公家者義倉麥舟皆爲美談人之好義誰不
如我況繕城關係身家饑饉何忍見聞宜大張勸助之格力
倡義施之風能多捐賑濟全活饑民即與題請旌異仍責令
各屬半月內先報以見鼓舞之勤倦嚮義之多寡焉以上六
事姑就此地言其所爲固圉救荒者如此或題請或徑行務
使民沾實惠消弭亂萌庶元氣固而榮衛愈固腹心安而天
下舉安不然大荒如此誠不勝鰓鰓杞憂也統惟鑒裁速行

辯

鑿龍門辯　　宋　司馬光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傳家集

東西周辯　　元　吳　澄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

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鄫及西狄入寇殺王諸侯逐西狄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狄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匄立踰年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巳分爲二不待

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
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
周公於憚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
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
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
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
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
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一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
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
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

公各君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
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
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抑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
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國
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愼靚
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
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
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悞
者旣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
謚反以徐廣爲疏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

徙都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
平王不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西戎卽有其地
鎬京爲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
逝則其主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
王二州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
裴謬題文云郟鄏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
之地有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郟鄏對稱東西
無由讀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
也著于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
余言甚察也與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
爲之作東西周辯草廬集

河圖辯

明　王褘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
爲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
者如此而其爲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
經見也願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摸擬穿鑿聖秘凌厲道妙
各自以爲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
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
若神奇恠妄者焉自今觀之爲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

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illegible]邵子不以九為圖而十為書乎朱子發[illegible]

之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卬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

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爲書孰爲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葢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郎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纘續停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然厥後式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illegible]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

兗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卽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覈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周經之所載而蓋八卦之編意河之所由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啟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

嘗疑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爲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爲言也王忠文集

洛書辯

明 王褘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古正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

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爲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爲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

象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旣跡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旣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旣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

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
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
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
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之所
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葢洪範九疇原出於天
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
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乃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
所謂天畀所謂天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
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
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
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
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
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
以鯀功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
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
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
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
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
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

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舉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劉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地十者圖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爲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相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

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葢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同上

伊尹辯　明　李輿

伊尹生不經見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下地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註亦無明釋古郡志云生於空桑以伊水爲姓一統志云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子於空桑中長而相殷是爲伊尹及考開封陳留有莘野門有空桑城在縣南伊尹母孕避水東走化爲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其中又曰伊尹生於伊水之上志

人物既於河南又於開封志流寓又寓西安觀者疑之又有以盧氏莘川郃陽莘國亦援以爲言者殊不知一爲神降於莘之地一爲禹後受封之國與尹殊無干涉此無他皆自莘字中來使其言然則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可以附會其說矣矧地之相去如此其遠而尹之壽年無所考假令既耕於此復耕於彼日亦不足矣格天之功托孤之事何年而建耶俗傳之謬大率類此竊詳尹生夏末迨今已數千年嵩人世傳如出一口與前所云若合符契及旁稽載籍嵩古伊川地也縣之南有水曰伊即生於伊上因以爲姓者水之南有澗世空桑即伊母所化桑女得子於[illegible]

莘樂郎所謂耕莘樂道三使往聘者凡前所載歷歷有徵餘皆無之且其地有尹祠歲時伏臘振古如茲先正胡尚書濙劉憲僉咸詠於詩載於記二公學稱博洽必有的見今偃師西有尹墓與嵩密邇又可見首邱反本古今通義由是言之伊尹以水爲姓其生其耕必於嵩也明矣而一統志必備錄之乃史家傳疑常例在人自當明辯或以湯都亳尹相之隙留乃其畿內首善之地也當時後世沐其膏澤慕其桑梓好事者以故居名之亦猶周子濂溪實在營道後居匡廬亦命其水爲濂溪理或然也抑古人志在四方禮曰東西南北之人是已尹也或壯而游老而休會一寓之摹寫故鄉之景以

慰本源之思亦未可知第生伊上姓於伊水樂於莘耕惟嵩爲然餘不足論疑者乃曰吾子之辯似然杞盧陳留皆廟而祀之何居曰大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而海南祀之孔明生於瑯琊寓於南陽而巴蜀祀之兩程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安祀之蓋仰其休風思其過化亦理之常耳凡此類者聖哲皆然何獨至於尹而疑之疑者又曰尹雖元聖亦人耳人生於桑有諸曰元鳥降而生商巨跡履而生周在古則然矣故張子曰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自有而生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而異於人何足怪哉況伊娠於母化爲空桑實非桑之所生也疑者憮然曰命之矣有客過余草堂偶話及此因請筆之遂爲之辯省志

洛書非滬書辯

明　邱起鳳

永寧縣西有元滬水黃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巡臨於此水水開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即所謂滬書者也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書出之於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洛水閱七縣之地求其龜的出於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其地不得見滬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於洛據滬有龜窩宛然可按遂指

爲洛之出書卽此是耳遂一倡百和學士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誌之圖識龜窩之去洛尚遼遠不在將入未入之界此則滬自爲滬洛自爲洛較若列眉雖五尺之童亦不至於眩惑乃於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出書卽此眞有不可解者矣夫滬非有異流也滬之龜未嘗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卽此而是將謂黃帝時之龜又出於何地乎汞入兩存其說而不一究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或者謂出書敘疇于古稀有之奇是以艷而稱之未嘗深考耳不知滬書出而字以制舉結繩之陋而頓易之至於天雨粟鬼夜哭卽禹疇亦悉之而後敘其可重抑豈出洛書下哉頭置此而稱彼則何也余嘗謂滬固在於汞也洛亦經於汞也雖爲兩書並出於汞亦無不可惟執滬所出之龜謂卽洛書斷斷不可何也龜窩實在滬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名其是非自了了矣省志

考

測影臺考　　明　邵寶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卽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爲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爲之其北之中爲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刻石爲道直達于北約五丈許石上爲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爲小二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爲量天尺又小竅爲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

特令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記茲臺之制以備參考二泉集

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唐　韓　愈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銷鑠而縮栗迎風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

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頊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文公集

爲楊牢書　唐　李甘

執事之部孝童楊牢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又牢之兄獨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讐意感解以喪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問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敎意邪且鄉人齧疽刲歷急親之病皆一時决爾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屍讐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

牢絶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賵喪
潞帥償其廢其葬也滑帥賵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𥈞之
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無能恨其後乎 古文品外錄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宋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
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
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峰之行聖俞
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
可以爲山水遊侶因亟與之議皆喜見顔色不戒而赴十二
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翼日過緱氏閱遊
嵩時碑碑甚大字尚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
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旣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
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眞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
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
甚寒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時如有朋儕談
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過磐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
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薪萃斗甚則芒
屩以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迤邐至八仙壇
憩三醉石徧訪墨蹟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
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

是浣漱食飲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著姓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登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峰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僧永叔言聖俞嘗言斯人之鄙恐不足幸損大雅僕强諸君往焉日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棲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眞旨則軟語善答不可以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貶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謬斥也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豐饌醴酒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午間至中院申刻出登封西門趨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由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

美非由玆路則不能盡詣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此行十七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畒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烟熏燎又塗墳其內已戒邑宰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自長夏門入繞崧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而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浸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呈閔方伯書　　明　李根

近者恭逢恩詔兩頒不論遠近大小臣工効尺寸之勞者罔不見錄含分毫之冤者咸獲自鳴誠千載一時之際遇也職父李天寵由嘉靖十七年進士授行人歷任御史二十八年巡按浙江監臨鄉試嚴禁關節有生員趙慎思違法探聽毆打照磨史才職父責治伊父趙文華時爲通政使深啣之因

唆嚴世蕃外補徽州知府後大計會舉卓異陞徐州兵備副使三十二年叛賊師尚詔攻掠五合縣地方職父統兵擒殺八十餘名三十三年四月倭賊入犯如皐縣地方職父生擒眞倭賊首一名斬獲九名奏世宗皇帝賞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六月內陞浙江巡撫與直隸浙福總督尚書張經共事十月內倭賊犯山陰柯橋地方職父統兵生擒眞倭賊首三名斬獲二百餘名類奏世宗皇帝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時嚴世蕃怙勢納賄垂涎各處軍門錢糧索要禮物見職父與張總督功多不行酬謝因而忿恨遂嗾私人葉恩次第參論地方失事虛情致激聖怒誣指失陷崇德縣城比擬將帥

失城之律後職奏訴奉穆宗皇帝聖旨吏部知道隨咨兵部勘功兵部咨回李天寵原任地方節次擒斬倭賊二千有奇本官平日忠誠鯁介任事任怨公論惜之又移咨浙江巡撫王御史勘功已明時福建塗巡撫疏求張經祭葬禮部議論未定因為職父事同一體並俟後議前年張總督孫生員張懋爵具本辯訴隨該吏禮二部題覆張總督有王江涇之功准復原職給與祭葬仍加祭與諡天恩優厚邊臣靡弗鼓舞矣夫王江涇崇德縣皆職父所屬而總督則均統之王江之捷首推總督之功職父亦與有調度之勞崇德之城原未有失而後總督獲無罪之議是職父與張總督職掌功罪無一

不同也今職父誠宜比例職癱瘓連年方欲支疾哀鳴値恩
詔兩須各官子孫陳乞紛紛近奉聖旨撫按咨送彙題不許
煩擾欽此今蒙按院駐節觀風伸寃理枉照及覆盆伏乞轉
申慨賜題請俾職父得比張總督之例獲復原職雖品級不
同亦乞量加卹典少慰幽魄孟津志

與驛傳道鄭公書　　明　陳惟芝

生孟津鄙人也過蒙至愛敢以本縣疾苦敬陳台下敝縣蕞
爾小邑濱臨黃河路當要衝差煩賦重貧民不支久矣乃驛
衝一節尤出重累蓋敝縣東北有河陽縣西南有周南驛相
距七十里嘉靖十三年以前縣治在黃河渡口與河陽止隔
水故從北來者駐河陽從南來者駐洛陽各自應付與敝
縣無干也以故本縣站銀編出外縣協濟千餘金事勢固然
令自十三年水災以後縣治改於舊治之西二十五里夾在
兩驛適中處所故從北來者必渡河而止宿孟津便於次日
過府南來者多越本府亦止於孟津便於日間渡河往來過
客無日不臨無日不宿倒換皂快支應飯食其費用較兩驛
更倍夫應付若在本縣而站銀協濟外縣是剜腹充人不均
不情莫此為甚試一查之必有惻然動心者昨生已與司院
公祖言其情皆以敝邑站銀應掣回本縣始可蘇困始可平
情生即達於本縣申請而處置則在台下倘蒙申到乞批允

查豁或未申到亦乞據稟一查此係合縣公事故敢冒瀆若生三項薄田曷足為煩聒哉幸諒至感　同上

與本省按臺書　明　呂維祺

伏惟老公祖雨露之澤潤朽嘘枯日月之明洞幽徹隱乃獨山海為量容詢民瘼敢畢芻蕘之愚用備葑菲之采蓋此中百姓之苦非一端也而鹽車粳米為甚兩者俱大苦也而鹽車為甚鹽車在昔之苦極矣而在今日為尤甚其中收卸之苦道途之苦雨雪阻滯之苦流寇擄殺之苦土賊刼奪之苦冀夫賠累之苦交收之苦鋪墊之苦需索之苦催押之苦隨行拘禁之苦俱日費一日日難一日昔猶苦身家今苦性命矣昔猶苦僱牛車今幾無車牛可僱昔猶苦傾家產鬻妻子今幾無家可傾無妻子可鬻矣嗟哉民也其何以堪乃二十餘年此陝州澠池新安三屬赤子控訴萬端而莫之救應也今陝州破矣澠池破矣且再破三破矣新安僅存斗大一城而四鄉盡矣竊聞物不得其平則鳴窮必變而通乃久幸蒙前院公祖批允三屬百姓狀詞見今覆議前已議將三屬粳米分派各屬又議加銀協濟但加銀多是耳食派米亦滋葉舍不如以四年一運分之各屬以雇車交收責之印官每州縣隔四年運一次比之三屬獨苦二十六年不啻天淵也且三屬已獨運二十六年今又與各屬一體派運其苦又不啻

天淵也士民條陳一詞統惟台鑒批府速議以救三屬赤子庶幾雖可出湯火而群羊不獨餐虎吻矣如驛站協濟苦累已極近蒙明旨互抵解運不難變三百年之成法而通之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類是也明德集

與馮府尊書　呂維祺

日者已面老公祖以王鹽苦累一事已蒙老公祖鑒亮首肯矣昨林公祖叅以士民之輿論公議皆以分運四年一輪爲便蓋自中原多事以來無地不苦而維西爲甚即維縣分他處可支而新澠陝三處爲尤甚兵寇旱蝗交迫民已莫必旦夕之命而差役較他縣爲獨重此情理之難平者也如王鹽一事各屬俱可協濟共銀千三百餘兩今又議派米議加銀則非三屬之獨差明矣苦累實不堪言則是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明矣爲今日計但以轉運分之各屬以雇覓責之佐貳以交收責之印官至於加銀總是虛名派米恐滋多口酌窮變通久之宜爲拯溺救焚之計豈在水火事急燃眉惟在老公祖之一念好生而已夫物之不平未有不鳴者也言不本諸理未有能服人者也苟不酌乎情法理之平而第爲三屬之苦以貽累于人其敢乎哉[illegible]迫矣苦極矣昨已力懇于守道王公祖謂府詳未到俟[illegible]轉又云須分派妥確速詳又軍廳陳公祖署儆縣[illegible]心許[illegible]

加意窮赤百廢具舉一塵不染昨亦力言之于守道公祖數次亦蒙守道諭速催府詳派定議妥到卽轉院伏惟老公祖刻下詳道恐道途修阻或批差快手或付儆縣差人更乞申文中卽分派定庶免往返之躭延且早一日小民早受老公祖一日之賜不然恐轉眼九月按臺出巡鹽車已派小民卽欲沾雨露之恩亦無及矣同上

與撫按兩司各臺書　呂維祺

日者奉候祖臺道履辱承溫裁至今依依猶神依左右也春色佳麗福履倍新不腆之將聊以寄意幸惟台鑒考繼邑寖呈御覽謹以副本呈老公祖教正不識可光補於明王孝治之道否河雒大旱三年三時不雨赤地千里盜起民斃無一不堪蒿目腐心如漕米鹽車等事皆最苦累者頃兩臺咨詢不揣葑菲聊陳一得至鹽車尤儆縣獨苦大累已蒙兩臺批允忽而鄰邑有言翻案更變幸道府三縣會議除豁粳米本折祇可蘇苦十之一二耳於鄰紳一二人之計得矣如三屬水火何然已經會議彼固萬難再撓此亦不敢再瀆惟有仍留舊幫可補涓滴此在祖臺裁酌非所敢再瀆惟三屬極衝且加以鹽車九百餘輛往返千里歲歲費萬餘金似當減免裁抑若新邑尤至小至苦尤望隻目待之三屬俱有公啓一通公呈一抑統惟老公祖均一視之仁而軫獨擔之苦世世

當啣結耳臨書可任瞻馳同上

與撫按各衙門公書　呂維祺

某等聞之語曰琴瑟不調必更張乃可鼓也傳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而朱子云事只有一箇是非只揀是處行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而老公祖盧公同乎江海問察不遺芻蕘汲汲欲求民之困苦而蘇之即如鹽車一事本合屬之公共王事也乃獨苦新澠陝三屬者二十餘年窮則必變不平故鳴幸蒙老公祖恤下之仁惻然憫念即慨賜批允合屬四年分運一以紓勞均苦至公至仁三屬稍出湯火各邑共稱均平乃錯壞之邪以一二人意遂欲

翻案中變不思同為雒屬共奉親藩二十年引重扶轅鬻妻賣子傾家畢命至于今宜稍暫息殘喘而必欲以力脅之即道府亦有不能自持又批雒新孟三令會議遂果翻案中變也而僅以谿三屬粳米本折議仍以鹽車大苦尋之三屬嗟乎難哉夫以九百餘車往返千里三屬費萬餘金而僅以千七八百金之粳米本折易之小民水火何日得出多寡相較實不相抵小民所望父母孔邇琴瑟更張者而今若此豈鄰邑一二人意而遂翻案中變耶雖然三縣令議道府處分某等何敢過執不從要之實苦實難世世子孫永累不得已懇祈于老公祖者有二其一仍留原舊幫協濟一千二百餘兩

以稍補困苦在各屬衆擎易舉不爲厲民此在老公祖從長酌議以均苦樂者也其一乞減免三屬節裁夫節裁雖盡免然奉檄查極衝次衝酌量減免不失原額三屬極苦極荒極殘破極衝煩今又加以鹽車汞累歲費萬金有奇盡其工食尚不足了鹽車一事況再裁乎伏祈俯軫遺黎減免節裁或量裁十分之一使鹽車之苦費畧相準庶可聊爲後計至于新安一邑尤至小至羸民不堪命更求全免節裁方可少濟運鹽之苦此見聞最眞且切身利害故敢爲民請命惟老公祖重加垂察殘赤幸甚祺等幸甚上同

與高按臺折漕書李撫臺劉糧道孫翰科畧同　呂維祺

中原不造河雒更慘兵燹饑荒亘古未聞寇盜劇而民不聊生旱蝗仍而征派愈急老公祖加意殘黎代爲請命即監門繪圖長孺發倉不是過也讀大疏改折免裁二議眞仁人之言哉且辱教達之長吏大家不佞即作書爲舍親家王薛諸老言之又告于邑郡大吏業擬專力通之有成議矣而忽見有不准折之旨苦哉此地民不獲沾明德之萬一天乎謂之何哉雖然老公祖與撫臺李公祖時刻以救民水火爲心今河雒承撫臺檄繪饑荒圖次第將完老公祖行將會疏告之天子若更以必不能完之狀痛切言之而加價改折或可仰動宸聰倘老公祖有意于此乞豫示何日會疏何日到京當

與長吏早爲之先庶幾小民有解倒懸之日耳統惟照原臨
書可任懸切上詞

與撫臺論禦土賊書　　明　張問延

今之禦土賊者動曰大兵未集難以下手兵集矣又慮糧饟
不繼山險難運也饟湊矣賊且褁餱據嶺兵馬仰視無何即
頓數萬騎于山下將焉用哉所以終日言勦言撫究竟兩無
當焉愚謂土賊不須多兵只消大營六七百騎足矣多則難
持久也緊要擇有膽有識熟知地利如牛監紀一二人專以
事權常練各州縣土著之兵與六七百騎習進止而協心力
以攻可守此其大頭顱也如李際遇于大忠申靖邦周加立
姬之英等就中李于二賊爲差强李賊殺人破寨與于賊相
等尚未若于賊曾攻破宜陽新安二城永寧大宋各寨之尤
爲兇慘不赦者也堂堂正正勦之爲上若以撫言未有不能
勦而能撫者撫之道兩言可決曰來曰散示以信票限以日
期眞正渠目果能歸命投誠羅門泣免我眞實待之不死盡
散脅從黨羽如龔遂之治渤海鉏鉤爲民負戈爲賊十日之
間可以了當若不散即不撫也向見差役往來因利爲奸如
蔣汝賢輩似不可過信以損其威墮其狡也勦之道亦兩言
可決曰困曰搜李賊踞登之御寨于賊踞嵩之屏風寨負嵎
阻險旁若無人然御寨有水無糧屏風寨積糧不下萬石幸

而缺水缺馬皆可洗圖賊聞大勦非結聚死守必入箐遠竄兵至而賊去兵去而賊又來非久安之策也或預行分布各鄰近州縣扼截賊之去路而以馬兵圍其寨待其困尅之而且困其糧不待計也若賊逃入深山止以六七百騎結營山麓之下壯步兵之聲援儲步兵之糧糗兼爲步兵之歸着即以各州縣鄉勇持匕首或鏈刀隨賊所向入山搜勦賊既無去路又難駐脚成擒必矣蓋勦大寇以步兵爲營以馬兵出戰勦土賊以馬兵爲營以步兵入山其勢殊也況嵩縣五民寨與夫永寧各寨父子兄弟之被害者皆與賊積怨深怒勢不兩立如此三月而賊不滅巢不搗者未之前聞至鄉勇似應各州縣自供糧餉而六七百騎之餉或河北協濟以及花紅賞需軍前必用皆不可不預爲之計也永寧志

與撫臺論禦流賊書　張鼎延

寇困汴梁爲持久計我兵株守河北前見劉鎮潰散已屬無益矣今秦兵將出關門東兵左兵果在何處此番關係不小延意萬萬不可輕戰或將各鎮分布信地以期會立定犄角之形自據不敗之地待賊轉動分布會勦乃爲完策秦兵出關或可屯駐鞏縣此古虎牢扼要地也東兵孫曹濮屯歸德左兵孫宛襄屯陳許大約各距省會三四百里亦爲持久着數責令各鎮結營堅壁相機操縱或疲之疑之間諜以搖

之多方以悞之出不意以撓之而總以不浪戰爲主賊即狡黠未必不瞻顧未必不驚擾而又堅招降以散其黨羽守要害以截其糧路賊將坐困而宵遁必然之勢也賊勢一潰我力益合河北之兵運糧接濟可以無不得志否則既無以制其死命又無以亂其心志賊且習兵伎倆知我隔越而欲僥倖于萬一非計之得也天下安危在此一舉料台臺方畧素定延以避難客居不能瞻拜墳墓者年餘矣同在漏舟乃敢布其狂愚如其可采幸台臺裁督焉

先是城未失陷歲歲兵連永寧獨苦因憶十一年秋流寇十三萬環聚塊土以受撫愚我理院熊文燦駐洛巡撫常道立駐永其餘三撫八鎮聯洛前後左右賊入罌釜中自求速死可盡殲者乃熊文燦及其門下官貪賊餌賄堅意主撫縱賊自商洛而南十三年冬復自襄汝而北攻破宜永不可收拾當議撫時延深知賊之狡詐條上情形曾以十書達熊十七書達常亦既嘔盡心血矣惜城陷盡付烈炬無復遺稿僅存變後二牘附錄于此以見我輩爲地方苦衷且千百年知熊文燦誤國一至此也 張鼎延自識同上

與華陽除拋荒書　國朝　王鑨

津邑南北三四里東西平地止四十里又有五十里皆墝埆野山石不能田數歲不熟民皆瘠餓非鬭拋荒之征加派十

八里貧民嗷嗷多欲攜妻子走遠郊蓋津邑土窄民窮自二
百年來久無徵拋荒者正謂黃河二十餘年不循舊道舊堤
良田之被漲決者自石家灘潘家營淸水店舊縣門馬村一
帶所沒者不下六七百頃至今廿載小民無地納糧苦無所
愬以豁之按村落一一可察也且二百年來暫豁免而不征
者以經昔年巡方使者題請故也其意非爲河伯憑據流爲
盤渦繞爲深宮者乎一一起而征之歲計四千六百兩十歲
四萬六千兩百歲四十六萬兩是民代河伯出宮室租億萬
萬無紀也況催役戶役花戶衙役之浮費加收火耗疏通書
貼之類外種種浮費因車夢馬因馬夢蓋津人有不號泣流
散半爲離鄉之鬼者幾何哉無地出糧挨之情理揆之版籍
則鄉黨鄰里之哀鳴於僕者眞不得已也原牘具在實堪憐
憫足下仁慈不刻中州受澤已多乞鑒貧苦先爲題請再賜
公移檕爲除免所安所救所全所活將數十萬命永戴足下
之鴻慈矣孟津縣志

上金布政崔河道書　國朝 董篤行

日者屈玉趾之尊承晉接之雅頓令旅舍增輝而霏譚娓娓
又令人消鄙吝而飲醇醪快何如也茲啟者敝縣河夫一事
最難最苦百姓賣兒鬻女竭蹶不前某不揣痛哭流涕而有
呼天呼父母之請也敝縣距河窵遠且路當四衝差煩賦重

是以從未派夫有之自順治十五年始初不過暫言協濟後
遂沿爲定例浸假添至九十六名此按畝派夫之始而百姓
遂無生理彼時據實控告蒙前任衆位公祖軫念百姓之苦
千眞萬實實不同於他郡他縣方議裁去止留四十八名布
政司與河道衙門存有案卷可查向日百姓勉強應命剜肉
醫瘡至今肉剜而瘡猶未愈可痛孰甚況敝邑十室十空連
歲正餉尚多拖欠皆吳父母代爲包賠此最苦者一也敝縣
每小畝作一畝他縣四五畝作一畝此最苦者二也他縣每
畝起價甚輕而敝縣起價獨重此最苦者三也敝縣有誤加
河渠驛站等倉口不照萬歷年間起徵而他縣未有此最苦

者四也且派河夫之多寡原酌地畝之衝僻定例也卽以敝
言之敝邑九省通衢走東西者遺南北而不遺洛陽走南北
者遺東西而亦不遺洛陽衝孰甚焉此最苦者五也或謂
題定某處衝某處僻而未言洛陽之衝但不知具　題之時
洛陽果派有河夫與否卽派有河夫是大害也興利除害諒
亦老公祖之所樂爲也苟利社稷卽矯詔發粟亦不遑恤而
況不至於矯詔者耶又何憚而不開恩也且前此添至九十
六名卽係按畝加增各上臺目擊敝縣差煩賦重而地又處
大衝因而酙酌情理之平公議減存四十八名今特懇老公
祖照九年之例不過踵前人已行之事而他處不得援之以

爲詞雖係舊例實出新恩此一事也固某切膚之痛而合邑
實在湯火之中寧忍不痛哭流涕而爲呼天呼父母之請也
前徼寓相晤時所言如是今日復重言之一字一淚一淚一
血語不擇音幸恕狂妄臨池無任悚息洛陽志

上董方伯丈地書　國朝　王無咎

前在里門目覩百姓有汎界苦不禁浩然長歎謹繪情達諸
記室業蒙斡旋裁去王船幾半鹽引事更蒙轉致李撫臺
題請攤平津民脫此二苦歡聲載道肅此鳴謝然猶有堪憫
者上年丈量地畝不無弊竇也夫任土作貢國家定制計畝
賦民職分也孟津東境原野一望可盡而洪河之去來難

定西界稍長盡是石岡亦遇旱澇莫收執事者承接鈞牌履
畝踏丈非不盡職奉法而聞見有域朦蔽百端有力者以賂
邀減無力者一地二糧且濱河鹽磏加以上等名色壟墓民
壓不免定則額徵甚至有主之地係以無主之地此人之荒
註以彼人之荒累日賠累難支告爭不休勢所必至是一時
淸查賣賠無限之害嗟我里人何以堪此邑耆庶紳士慮之
僉謀請官再量一唱衆隨遂赴孟父臺案下具呈懇詳事關
桑梓疾苦敬以一得之見再爲煩聒惟冀推循瘝瘵爬剔宿
蠹批允復勘每村社仍以千丈一字爲號傳集老稱居民詢
訪衆口令其指明某村地界起止指明某人地畝多寡然後

使里書定界登號使鄉總跡阡驗畛縱橫斜直弓執量之短長勾股算人算之計明某村地若干某人地若干畝與人言必輿論咸合斯強無侵占弱無失地矣其陂池林麓舍宇墳墓例有蠲除所餘膏腴之田以一當一瘠磽之田以倍當一冊如魚之鱗次挨畛查造因號以考畝因畝以準稅展看驗然則戶無漏畝人無逋稅上有益於國計下無害於民生斯公祖父母承流布化之道也豈不休哉夫琴不張者不調弊不起者不治倘鑒原而酌取之萬姓感戴自與王船鹽引共祝不朽矣孟津志

上山明府書　國朝傅而師

某等受明公顧復之恩於今五年矣念至德之難酬卜卧轍之在邇此如嬰兒將免於父母之懷惓惓戀恩勤出於天性不可強也夫使爲父母者卽有一二事稍稍不慊於其子弟爲子弟者猶將念其顧復之大恩而不忍言况本無一二事之不慊於心又當將免於懷之日乎惟是苦言之藥重於古而幾諫之義訓於聖則卽有一二事相商於前諒父母必以爲愛我也而聽之夫敝邑之苦多矣姑就明公之所未盡知而某等之所深憂萬難支者上訴則一者因丁行差之當革也從來糧從地出差以糧行從無以丁行差者有之自敝邑署事者始彼以聾瞶之狀又值在得之年忘其五日京兆遂創

千秋厲階然猶曰暫行一時每丁征銀不過一錢耳豈意相沿成習流毒至今竟溶加至六七兩矣夫光丁正額止於三分征至一錢業已三倍民不堪命况又百倍其間乎且其弊甚至於現在之丁陰去其名旣亡之丁顯入於籍奸胥按籍而加里書循名而索死者難捕其䰟生者代剥其膚是生者爲死者任賠苦也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國所養者昔無丁而今有丁十六以下國所長者昔無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子之寡婦亦無丁而有丁是無丁者又爲有丁者任賠苦也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毅然力革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首一者戶口食鹽之當淸也敝邑鹽引新舊額數止

壹二千七百二十張保正六十餘處戶口衆寡不一每戶每日李有輸銀一二錢者有三錢四錢者苦樂相懸約畧計之已加派至萬餘矣且其弊甚至於戶書科派那移無論村落大小任意增減其數保正加征賣放不計家口多少一例輕重其權且又有廵路每引一錢之陋規且又有經承每引一錢之常例且又有市棍包攬之愚弄與夫催差酒食之揹勒以致存者賦無知矣去者歌適彼矣又其甚者旣去之戶無可追呼則總加於未去之身未去之戶借名流亡又別加於現存之鎭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瞭然淸查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二一者催比用刑之當寬也夫𦔳刑書以救

世用重典以止亂雖爲前人所不廢然原其設立笞刑之意輕重固有三等上刑止可加諸盜賊人命衙蠹市棍之害民者其次則刁頑健訟者用之至於追比錢糧不過薄責示懲無逋朝廷正項而已敝邑素號淳樸正賦從無挂欠似無庸過煩敲扑近者比較浹旬箠楚竟日想或盡關軍國重計不敢過而問焉第見血肉交流號哭相向聲入於耳狀慘於目始而變產交應今則無產可變矣始而稱貸親識今則無門可貸矣始而賣妻鬻子今則無妻可賣無子可鬻矣況此受比之人原非拖欠之人祇緣瑣尾日多代剜鰥鵠及至羸肌已盡甘受桁楊明公天性慈仁豈忍池魚之殃慘痛至此所

宜惻然寬省以蘇欲斃之魂以肉垂朽之骨者此其三不但此也外此三端厥有三空徵獸炭而焚林需黃精而斸雪何首烏竭矣悔神農多此一書百合山藥窂衆恨大地寬生二物若是爲草木空羨角鷹而絡野漫道網踈思鷴翅而籠山祇因毛貴借皮爲衣何慮狼子野心聚腋掇白頓覺狐鼠皆寶若是爲鳥獸空昔也清風定蘭若地有金蓮今也過祇園樹無銀杏若是爲梵剎空不但此也合此三空漸成四盡民之安土重遷者有雁嗷鳥啄之歌而人盡民之安家樂業者有草黃人行之嘆而力盡且也機絲虛夜月而杼軸盡禾稼委秋風而倉箱盡凡此者明公豈盡知之豈盡信之不過內

而衙役叢其弊外而保甲逞其私臆明公宜急知之宜盡信之矣其初或因時勢之窮而爲目前權宜之計此後亦當爲萬全之慮而不可留人藉口之端雖不自明公始之而自明公止之此固今日尸祝他日謳思而難窮卽自明公始之而仍自明公止之此亦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非晚某等誼關至切情難緘默惟知苦言之利於疾而遂忘幾諫之過於顡惟明公熟慮而寛宥之幸甚幸甚登封志

跋

李德裕平泉草木記跋　宋　歐陽修

吾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之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

愚矣（文忠公集）

天封觀題名跋　　歐陽修

右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戒也（同上）

嵩山紀行詩跋　　宋　邵伯溫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奉仙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渡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壁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河南集）

河圖洛書跋　　宋　王安石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

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理而聖
人於易所以則之也荊公文集

書洛陽名園後跋　宋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蓊
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
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
間公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
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
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
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
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則名園記之作余豈
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
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李文叔集

平泉草木記跋　宋 邵博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
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
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
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西山集

盧鴻草堂圖跋　宋 葉夢得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

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并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載祀僅踰二紀存罹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薯記文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詣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蘊子薯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薯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為荊州節度使正咸通中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三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為貸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下樂於此山之下覩圖中草堂樾館枕烟庭冪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各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為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為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為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亦知光景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

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石林集

平泉草木記跋　葉夢得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于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于詩詠者未必眞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橐蕭然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列壑劖剔巖洞與藏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晩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

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同上

樂天香山寺詩跋　　宋　蘇　軾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東坡全集

程氏遺書後跋　　宋　朱　熹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今文

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

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于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于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朱子全書

程氏遺書附錄後跋 朱熹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同上

程氏外書後跋 朱熹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

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之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同上

書伊川先生帖後　朱熹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釋博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眞僞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博言不足爲病且等繹通貫之云又眞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闊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旣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各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

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同上

書邵康節誡子孫眞蹟後　朱熹

右薌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誡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觀其眞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啟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同上

邵康節檢束二大字跋　朱熹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同上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跋　朱熹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師中也熙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爲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馮宗道挾太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璫太醫者爲第二移四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卽宗道也故此帖爲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卽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爲第四三年李自權三

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爲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散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窮坐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奉談笑者爲第六公至汝不久卽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爲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報者爲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爲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藉公戶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事者小人覬時狥勢反覆異態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爲發一大笑也 同上

書和靖先生遺墨後跋　朱熹

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晩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 同上

題伊川易傳後跋　宋呂祖謙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寖舛失其本眞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

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訂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旣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鄭山樓鍔景山方職敎東陽廼取刋諸學宮

尹和靖家傳跋　宋　黃震

本朝之治遠肇唐虞以理學爲之根柢也義理之學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爲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說世道遂至於不忍言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尹先生巋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爲最正碩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余仕吳門得拜和靖遺像而訪其後人無之及來臨川得見州學正姓尹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學正又和靖家之碩果矣學正出示家傳因太息而書其後蓋所感不特在尹氏云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庵集程錄反有疑於和靖而學者多從晦庵余嘗謂晦翁裒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錄中門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哉此說已見別書咸淳癸酉閏六月黃氏日抄

耆英圖跋　元　吳澄

至治壬戌上距元豐壬子十一年矣至今尊慕洛社耆英何也韓潞二公崇勳碩望極品大臣重厚謙降畧無一毫富貴與同會九老里居常流爾而溫溫接待未嘗懈慢盛德如此

其位冠一時名香後世宜也小器易盈之人名位未崇驕傲
已不可近視二公相度爲何如哉癯然一寒坐次最下者不
數年間亦踵韓潞相業無它德相似也艸廬文集

題河南程氏世系後跋　吳澄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旣而有專祠旣而有書
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期而殤又以名幼學
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爲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爲先生繼絕
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一二百年來家藏
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
有一人能耕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
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同上

述程志跋　明　崔銑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伐僞存
眞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嚮使二夫子之
道淆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議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
敬其業也銑竊取鄭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爲孔氏其必由是
而基惡乎繆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夫
靡文蔽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
行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
志已而紫衆讐者贊其忠信頑者說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

已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正夫學至宋而支是故彖舍文而浚畫治外道而衍數學略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卽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詞洹

題畫香山九老圖後　明　王世貞

家弟自秦中歸手一卷相示云得之朱大叅孟震者考之似是香山九老圖多正統以後不知名人跋僅有咸淳時一僧復跋裝於後而雪齋老人者至目爲趙大年筆大年長山水小景汀洲蘆鴈不言作人物及界畫樓臺也畫史稱劉松年有九老圖此豈其筆耶樂天自歸洛六十八而得風疾乞骸以刑部尚書致仕至七十而愈乃會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益州長史劉眞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盧眞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亦年七十而祕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得九人飲於履道里之居第皆有歌詩紀之而樂天自敘其事所謂洛社者英會也一曰香山九老者樂天時時游香山之龍門寺故名而是圖所爲有亭有船有叟白鬚飄然若依稀乎履道里者然攷池上篇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間之而今水與樹勝而竹少又

無中高橋石罇紅蓮折腰菱華亭鶴紅綃紫綃蠻腰素口之屬而分配琴奕書畫以綴其寂寞不知松年旁礴時當爾耶第其絹素之精與位置結搆之勺整往往有宣政間應制風範生平雅慕樂天自納節來治弇山園以希十五年後耆英之盛而今復厭且棄之矣玆與吾弟約異時肖吾貌必不爲樂天如不爲僧贊寧者當爲百三十六歲之李元爽哉弇州續稿

裴漼少林寺碑跋　　王世貞

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邪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同上

題香山九老圖後　　明　梁潛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俞俞俞俞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年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於洛合九老而爲尚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煜煜垂芒而衣冠皓偉賓遊雜遝酬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與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

之得失無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俞俞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於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奄豎弄威縉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託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獲已而強自寬也况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旦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爲茂艸矣果不能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綸於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於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俞俞乃所謂戚戚也愚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於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亡之疑爲宏文館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明文英華

曹月川先生遺集跋

國朝 孫奇逢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爲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爲傳

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
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
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
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
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觀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
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隲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
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竆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
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
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
之學固應序列于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由右之霍蒲四
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
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
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
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
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
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覩余真峰于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
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
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于且述
與大參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
之河洛之間斯文不變此集之出其有賴乎歲寒堂集

刋正楊升菴石經考跋　國朝　閻若璩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大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邵陵厲公正始中邯鄲淳書石經亦立于太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裴頠爲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爲晉石經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此魏立也非漢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壁成從宰相領祭酒鄭覃之請也今尚在孟蜀廣政十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傳工畢末爲石室十三經慶歷初命刻篆隸二體石經後僅孝經尚古論語畢工是爲嘉祐石經高宗親書易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刋石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爲紹興御書石經蓋古來凡七刻矣與升菴所考迥異　潛邱劄記

洛陽名園記題後　國朝　袁良謨

洛陽穿天地之中居風雨之會自營洛以及北宋爲帝都爲陪京二千有餘年其間宮殿樓閣宏傑壯麗足以窮人世之技巧竭山海之蓄藏不知凡幾而皆湮沒於兵燹蹂躪之餘見在士大夫之宅榭不過數畝之宮花石草木之微烏足區而誌之哉雖然當其盛也連甍街衢接影谿山以瓌麗奇偉之士配天匠地孕之奇勳業文章之昭著詩酒琴瑟之流播皆足以鼓休明而彰盛治是故石氏金谷潘陸留之裴令綠

野中興傳之富鄭公呂文穆之堂構相業永之司馬君實之獨樂資治成之他如平泉花木富春咏歌輞川圖畫環溪胡園之靡麗皆餅一時之勝致而足興千古之慨慕者也獨怪李文叔誌之不詳所謂十九園者俱不載其結撰之處今雖欲求其遺址以髣髴當年之勝槩豈可得哉且如隋唐公卿大夫王侯貴戚之屬列第東都者常不下千餘應各有別墅以供遊賞文叔之時相去不遠可訪而誌之而乃僅及其目之所見也豈不深可惜哉念全盛之難企欲追跡而無繇滿目黍離秋風捲地望古遥集感慨係之用廣文叔所記自隋唐歷代之遺而共爲一編是余之志也夫至于諸園結撰之區其可考者誌之不然闕之閱世既遠則固無如何也舊志

汗簡跋　　國朝　朱彝尊

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鋟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兔園冊閲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

㝡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曝書亭集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朱彝尊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啟爲開史記啟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還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潁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爲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爲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啟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冊尾 上同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朱彝尊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

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爲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旣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同上

石淙碑跋　朱彝尊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錄顧删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于載紀之外若賈疎華岳詩李負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謳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

之有詩傳于今予因爲跋其尾同上

孝經易知跋

國朝汪琬

右孝經易知一卷登封耿逸菴所纂其說明白簡要便於童蒙爰鏤版嵩陽書院者久矣會湯潛菴先生開府吳中憫吾吳人習俗頽靡孝友道微乃遴簡宿儒命每月講孝經於學宮欲以移易風俗屆期遠近至者環集先生親往臨視命之坐聽且呼前學諸生徒年僅髫齔者使前勞以好言飼以餈餌其幼人人自得深合古者有德有造之義甚盛舉也於是吾吳前發持令張子牖如嘗受易知一書於逸菴所遂以呈先生先生閱而大喜謀頒行之以爲蒙養之助牖如因捐資鳩匠重刻且竣將以先生命頒示社學諸生徒俾朝夕肄業焉嗟乎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必先曰孝以八刑糾萬民必先曰不孝之刑其屬族師月吉屬民讀法則書其孝弟有學者而師氏之教國子也又一則曰孝德以知逆惡再則曰孝行以親父母至於武王作康誥輒舉不孝不友之罰擬其罪於元惡大憝然則古聖王之爲教也莫不根柢門內如此而後世董率不行教育不至其道寖以衰息往往民彝泯亂相爭相攘以陷乎獄訟宜乎先生有深憫與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者吾吳中生徒誠家得此書諷誦而紬繹之朝夕不怠庶幾格心滌面於以藥其故習而復其良知也非難

是則先生之意也夫亦琬與牖如之意也夫琬故跋其後而敬虛前序以俟先生命筆云鈍翁類稿

邵康節先生圖跋　　汪琬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死葬其書冢中及吳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玕江廖應淮應淮死鄱陽傅立得之傳之後再傳而至德興董時又遂無聞焉金華宋太史作溟涬生贊所序廖事尤奇廖遇余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業中庸廖厲聲曰俗儒幾辱我康節矣既宗先天之學頗自負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輒加訕笑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人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難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不止醉中嘗大呌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數爲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亡兆最悉臨安人皆以爲狂居無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命當山姓鳥名使者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卒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最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辨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此說與朱子異蓋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予因畧其槩附圖後同上

讀易傳跋　　國朝　耿　介

程伊川夫子易傳因卦爻之辭以發揮其理又不止發揮其理必指其事以實之上下古今國家治亂安危之幾政治是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成敗之效反覆深切俾讀之者衡鑒於心庶幾有所勸戒取舍而衷諸理道蓋夫子贊易之後惟見此書學者不可不深體而玩味也敬恕堂稿

鄢公墓表跋　　耿　介

載考祀典以死勤事則祀之余讀長洲張公所撰鄢公墓表潸焉不知涕泗曷從也方公受命于危難之日不憚以身殉社稷活我百姓其忠烈仁惠精英靈爽何嘗一日不昭然宇宙間今邑之長老猶各能記憶其墓處而祀典尚未之及何哉長洲張公嘗爲余言後公死事復有中部劉公顧巳邀贈卹魂魄歸故鄉矣獨鄢公頹然一塚生荆棘穴狐兎有足悲者爰爲勒石封墓及樹衞以周垣蓋長洲張公爲政既嘉意于興學勸農養老恤孤而復褒及節義嗚呼非盛德君子烏能闡發幽隱揭之日月哉余故書數字于其末俾後之人得憑吊流連于其際云同上

府志

卷之

全